



癸辛雜識序

坡翁喜客談其不能者強之說或辭無有則曰姑
妄言之聞者絕倒洪景盧志夷堅貪多務得不免妄
誕此皆好奇之過也余卧病荒間來者率野人畸士
放言善譴醉談笑語靡所不有可喜可噩以警愚或
猷一時之咲或起千古之悲其見始者固不少然求
一二於千百當亦有之暇日萃之成編其或獨夜遐
想舊雨不來展卷對之何異平生之友相與抵掌劇
談哉因竊自嘆曰是非真誕之辨豈惟是哉信史以



來取不認好惡不私者幾人而料為欺世者總總也雖然一時之聞見本於無心千載之予奪徃於私意以是而言豈不猶賢於彼哉癸辛蓋余所居里云并陽老人周密戲書于道在通齊

癸辛雜識前集目錄

胎息

陳聖觀夢

段春州為縣

吳興園圃

假山

艮岳

砲褫

牛女

葷毒

呼名怖鬼

閩郵二厝

健啖

科舉論

薦楊誠齋

王小官人

化蝶

玉環

歆書極書

乘槎

游月宮

鄭仙姑

寡歆

芍藥

三建湯

楊凝式僧淨端

迎曙

白帽

送刺

簡槩

人妖

四韓

韓彦古

松五粒

唐重浮圖

莫

乞食歌姬院

袁彥純客詩

長沙茶器

真西山入朝詩

趙子固梅譜

筆墨

辨章

來年

父客

誤省祭服

向朝命子名賈母飾終

施行韓震

孝宗行三年喪

癸辛雜識前集目錄畢

癸辛雜識前集



胎息

東坡云養生之方以胎息為本此固不刊之語更無可議但以氣若不閉任其出入則渺綿滉漭無卓然近効待其兀然自住恐終無此期若閉而留之不過三五十息奔突而出雖有微暖養下丹田此一於陽決非延世之術近日沉思似有所得蓋因看孫真人養生門中調氣第五篇反覆尋究恐是如此其畧曰和神之道當得密室閉戶安床暖席枕高二寸半正身偃仆瞑目閉氣於胸間以鴻毛着鼻上而

不動經三百息耳無所聞目無所見心無所思則寒暑不能侵蜂蠆不能毒齋三百六十歲此隣於真也此一段要訣且靜心細意字字研究看既云閉氣於胸膈前中令鼻端鴻毛不動初學之人安能持三百息之久哉恐是元不閉鼻中氣只以意堅守此氣於胸膈中令出入息似動不動氤氳縹緲如香炉盖上烟湯瓶甬上氣自在出入無呼吸之重類則鴻毛可以不動若心不起念雖過三百息可也仍須一切依此本設卧而為之仍須真以鴻毛粘着鼻端以意守氣於胸中遇歛吸時不免微吸及其呼

時雖不得呼但任其氤縹緲微微自盡氣平則又呼吸如此出入元不斷如鴻毛自不動動亦極微竟其極微動則又加意則勒之以不動為度雖云則勒然終不閉至數百息出者多則內守充盛血脉流通下相灌輸而生理備矣余悟此玄意甚以為奇又記張安道養生訣法云此法比之服藥其力百倍非言語所能形容其訣大畧具于右每日以子時後三更三四點披衣坐床上擁被面東或南盤足坐

叩齒三十六通握固

兩母指掐第三指手文或以四指都握母指兩手挂腰腹間可

閉息閉息

最是道家要妙先須閉目靜慮除戒忘想使心源湛然諸念不起竟出入調勻微細即閉口并鼻不合出氣方是工夫令

內視五臟肺白肝青脾黃心赤腎黑

當先求五臟圖或烟羅子之類常掛于壁

上使日常熟識五藏六腑之形狀也

次想心為光明洞徹入下丹田中

在丹田

下三寸是時腹滿氣極則徐徐出氣

不得令耳聞聲

候出息勻

調即以舌撓唇齒內外漱煉津液

夜若有鼻涕亦須漱煉不

然其美此即真氣也

未得嚥下復前法閉息內觀納心丹田調息

漱津皆依前法如此者三津液滿口即低頭嚥下以

氣送下丹田中須用意精猛令津與氣谷谷然有

聲徑入丹田中又依前法為之九九閉息三嚥津而

止然後以左右手熟摩兩脚心

此湧泉空徹頂門氣訣之妙

及臍下

腰脊間皆令熱徹

徐徐摩手微汗出

次以兩手摩熨眼

面耳項皆令極熱仍按捏鼻梁左右五七次梳頭

百餘梳散髮而卧熟寢分明

右其法至簡易惟在長久不廢即有深功且試行二

十日精神便自不同覺臍下實熱脚力輕快面目有

光久之不已去仙不遠但當存閉息使漸能持久以

脉候之五至為一息某近來閉得漸久每一閉一百

二十至而開蓋已閉得二十餘息也又不可強閉多

時使氣錯亂或奔突而出則反為害也慎之慎之又

須常節晚食令腹中寬虛氣得回轉晝日無事

亦得閉目內觀漱煉津液嚥之摩熨耳面以助真氣

但清淨為法

專一即易見功矣神仙至術有不可學者
三一忿躁二陰險三貪慾

道家胎息之法以玄牝為鼻鼻者氣之所由出入
以為息也佛藏中有安般守意經云其法始於調身
簡息以謂凡出入鼻中而有聲者風也雖無聲而結
滯猶麤悍而不細者氣也去是二者乃謂之息然後
自鼻端至臍下一二數之至於十周而後始則有所
繫而趨於定則又數以心隨息聽其出入如是反覆
調和一定而不可亂則生滅道斷一切三昧無不見

前

道士陳彥真常教人令常寄其心納之臍中想心火
烈烈下注丹田如是坐卧起居不廢行之既久覺
臍腹間如火則舊疾盡去矣

陳聖觀夢

咸淳甲戌秋余為豐儲倉時陳聖觀過為言官報
曰急余以鄉曲通家故因問扣之聖觀蹙然引入
小室曰時事將不可為矣某春首常夢至一大宮
殿若常日朝參殿上皆重簾寂無人聲既而稍
近簾窺之見御榻上一異物踞之或龍或虎之類陳不詳言其傍則有小

服斬衰之衣余遂驚悟今嗣君尚幼方居先帝之喪此小衰服之驗其不祥莫甚焉天下事去矣余意其夢事不足信然是歲之冬果有透渡之事

改春州為縣

春州瘴毒可畏凡竄逐黜配者必死盧多遜貶朱崖知開封府李符言朱崖雖在海外水土無他惡春州在內地而至者必死望改之後月餘符坐事上怒甚遂以符知春州至州月餘死元豐六年王安石居相位遂改春州為陽春縣隸南恩州既改為縣自此獲罪者遂不至其地此仁人之心也

吳興園圃

吳興山水清遠承平日士大夫多居之其後秀安僖王府第在焉尤為盛觀麗中二溪橫貫此天下之所未故好事者多園池之盛倪父節經鈕堂雜志常紀當時園圃之盛余生晚不及盡見而所見者亦有出於文節之後今據城之內外常所經遊者列於後亦可想像昨夢也

南沈尚書園

沈德和尚書園依南城近百餘畝果樹甚多林檎尤盛內有聚芝堂藏書堂前鑿大池幾十畝中有小山

謂之崔家池南豎大湖三大石各高數丈秀潤奇峭有名于時其後賈師憲欲得之募力夫數百人以大木構大架懸巨絙縋城而出載以連舫涉溪絕江致之越第凡積數其後賈敗官斥賣其家諸物獨此石卧泥沙中適王子才好之請買于官募工移植其費不貲未幾有指為盜賣者省府追逮半歲所費十倍於石遂復昇還之可謂石妖矣

北沈尚書園

沈賓王尚書園正依城北奉勝門外城號北材葉水心作記園中鑿五池三面皆水極有野意後又名之曰自足有靈齋書院怡老堂溪山亭對湖臺盡見太湖諸山水心嘗評天下山水之美而吳興特為第一誠非過許也

章叅政嘉林園外祖文莊公居城南後有地數十畝元有潛溪閣昔沈晦崑清臣故園也有嘉林堂懷蘇書院相傳坡翁作守多遊于此城之外別業可二頃桑林果樹甚盛濠泊橫歲車馬至者數百廳有城南書院然其地本郡志之南園後廢出售于民與李寶謨者各得其半李氏者後歸年

年端明園

本郡志南園後歸李寶謨其後又歸年存齊園
中有碩果軒一株元祐學堂芳菲二亭蘇雙杏亭
孚舫齋岷峨一畝宮宅前枕大溪曰南漪小隱

趙府北園

舊為安僖故物後歸趙德勤觀文其子春谷文曜
葺而居之有東浦書院桃花流水薰風地閣東風
第一梅等亭正依臨湖門之內後依城城上一眺盡
見其區之勝

丁氏園

丁總領園在奉勝門內後依城前臨溪蓋萬元亨之

南園楊氏之水雲鄉合二園而為一後有假山及砌
臺春時縱郡人游樂郡將每歲勸農還必於此饗
舟宴焉

蓮花莊

在月河之西四面皆水荷花盛開時錦雲百頃亦
城中之所無也昔為莫氏產今為趙氏

趙氏菊坡園新安郡王之園也昔為趙氏蓮莊分其
半為之前面大溪為循堤畫橋蓉柳夾岸數百
株照影水中如鋪錦繡其中亭宇甚多中為植
菊至百種為菊坡中南貳鄉自命也相望一水

則其宅在焉舊為曾氏極目亭最得觀覽之勝
人稱曰翁面曾家今名天開圖畫

程氏園

程文簡尚書園在城東宅之後依東城水濠有至
游堂鷗鷺堂芙蓉涇

丁氏西園

丁葆光之故居在清源門之內前臨茗水築山鑿池
號寒崑一時名士洪慶善王元渤俞居易芮國器
劉行簡曾天隱諸名士皆有詩臨茗有亭亭或
稱為茅菴丁家

倪氏園

倪文節尚書所居月河即其處為園池蓋四至傍
水易於成趣也

趙氏南園

趙府三園在南城下與其地相連處勢寬闊氣
象宏大後有射園崇樓之類甚壯

葉氏園

石林右丞相族孫溥號克齋者所創在城
之東多竹石之勝

李氏南園

李鳳山參政本蜀人後居雲曰創此為游遨之地中有傑閣曰懷岷穆陵御書也

王氏園

王子壽使居家於月河之中規模雖小然回折可喜有南山堂臨流有三角亭茗雪二水之所匯茗清雪濁水行其間畧不相混物理有不可曉者

趙氏園

端肅和王之家後臨顏魯公池依城曲亂折植拒霜號芙蓉池有善慶堂最勝

趙氏清華園

新安郡王之家後依北城有秫田二頃有清華堂前有大池靜深可畏也

俞氏園

俞子清侍郎臨湖門所居為之俞氏自退翁四世皆未及年告老各享高壽晚年有園池之樂蓋吾鄉衣冠之盛事也假山之奇甲於天下詳見後已上皆城中園

趙氏瑤昇

蘭坡都丞之別業去城既近景物頗幽後有

石洞常萃其家法書刊石為瑤異帖
趙氏蘭澤園

亦近世所葺頗完大其間規為墓地作大
寺牡丹特盛未幾寺為有力者撤去

趙氏綉谷園

舊為秀即今屬趙忠惠家一堂據山椒曰雲
川面盡盡見一城之景亦可觀也

趙氏亦隱園

在北山法華寺後有流杯亭引澗泉為之
有古意梅竹殊勝

趙氏蜃洞

亦趙忠惠所有一洞窅然而深不可測聞昔
有蜃居焉

趙氏蘇灣園

菊坡所創去南關三里而近碧浪湖浮玉山
在其前景物殊勝山椒有雄跨亭盡見太
湖諸山

畢氏園

畢最遇承宣所葺正依迎禧門城三面皆溪
其南則丘山焉亦歸之趙忠惠家

倪氏玉湖園

倪文節別墅在峴山之傍取浮玉山碧浪湖合而為名中有藏書樓極有野趣

章氏水竹塢

章農卿北山別業也有水竹之勝

韓氏園

距南關無二里昔屬平原從後歸余家名之曰南郭隱城南讀書堂萬松關大湖三峯各數十尺高當韓氏全勝時役千百壯夫移致于此

葉氏石園

左丞葉少蘊之故居在卞山之陽萬石環之故名且以自號正堂月蕪山傍曰石林精舍有承詔求志從好等堂及靜樂菴愛日軒踏雲軒碧琳池又有嵒居真意知止等亭其隣有朱氏怡雲菴涵空橋玉澗故公復以玉澗名書大抵北山一徑產楊梅盛夏之際十餘里間朱實離、不減閩中荔枝也此園在雪竅古今沒皆於蔓草影響不復存矣

黃龍洞

與汴山佑聖宮相隣一穴幽深真蜿蜒之所宅居人於雲氣中每見頭角但歲旱禱之輒應真宗朝金字牌在焉在唐謂之金井洞亦福地名山之一也

玲瓏山

在卞山之陰巖空竒峻畧如錢塘之南屏又靈隱薌林皆竒石也有洞曰歸雲張有謙中篆書于石梁闊三尺許橫繞兩石間名定心石傍有唐杜牧題名云前湖州刺

史杜牧大中五年八月八日來及紹興癸卯葛魯卿林彥政劉無言莫彥平葉少蘊題名章文莊公有詩云短鍾長鏡出萬峯鑿開混沌作玲瓏市朝可是無熾嶮更向山林巧用去玲瓏山近在一二里許近歲沈氏扶剔為之大率此山十里餘間皆竒石也今亦皆蕪沒於空山矣

劉氏園

在北山德本村富氏劉思忠所所葺後亦歸之

趙忠惠

劉錢氏園

在毗山去城五里因山為之崑洞秀竒亦可喜下瞰大湖手可攬也錢氏所居在焉有堂曰石居

程氏園

文簡公別業也去城數里曰河口藏書數萬卷作樓貯之

孟氏園

在河口孟無庵第二子既為趙忠惠婿居

雪遂創別業于此有極高明樓亭宇十餘所假山前世壘為山未見大顯顯者至宣和艮岳始興大役連轡輦致不遺餘力其大峯特秀者不特侯封或賜金帶且各圖為譜然工人特出於吳興謂之山匠或勛之遺風蓋吳興北連洞庭多產花石而卞^山所出數亦秀竒故四方之為山者皆於此中取之浙右假山再大者莫如衛清叔吳中之園一山連亘二十畝位置四十餘亭其大可知矣然余平生所見秀拔有

趣者皆莫如俞子清侍郎家為奇絕蓋
子清胸中自有丘壑又善畫故能出心匠之
巧峰之大小凡百餘高者至二三丈皆不
事鉅釘而犀株玉樹森列旁午儼如群
玉之圃奇奇恠恠不可名狀大率如昌黎
南山詩中特未知視牛奇章為何如耳乃
於衆峯之間縈回曲澗甃以五色小石旁引
清流激石高下使之有聲淙淙然下注大
石潭上蔭巨竹壽藤蒼寒茂密不見天
曰旁植名藥奇草荔薜女蘿絲紅葉碧
如窮山絕谷間也今皆為有力者負去荒
田野草淒然動陵谷之感焉

艮岳

艮岳之取石也其大而穿透者致遠又有損
折之慮近聞汴京父老云其法乃先以膠
泥實填衆竅其外復以麻筋雜泥固濟
之令圓混日晒極堅實始用大木為車致
於舟中直俟抵京然後浸之水中旋去泥

土則省人力而無他慮此法奇甚前所未聞也又云萬歲山大洞數十其洞中皆築以雄黃及盧井石雄黃則辟蛇虺盧井石則陰肱致雲霧滃鬱如深山窮谷後因經官折賣有回回者知之因請買之凡得雄黃數千斤盧井石數萬斤

砲祠

趙南仲丞相漂陽私第常作園養四虎於火藥庫之側一日藥焙火作衆砲條發聲如震霆地動屋傾四虎悉斃時盛傳以為

駭異至庚辰歲維揚砲庫之變為尤酷蓋初馬製造皆南人囊橐為奸遂盡易北人而不諳藥性碾礮之際鬼燄條起既而迤燎火搶奮迅如驚蛇方玩以為咲未幾透入砲房諸砲併發大聲如山崩海嘯傾城駭恐以為急兵至矣倉皇莫知所為遠至百里外屋瓦皆震號火四舉諸軍皆戒嚴紛擾凡一晝夜事定按視則守兵百人皆糜碎無一^存楹棟悉寸裂或為砲風扇至十餘里外平城^地皆成坑谷至深丈餘四比居民

二百餘家悉罹奇禍此亦非常之變也

牛女

七夕牛女渡河之事古今之說多不同非為不同而二星之名亦不能定荆楚歲時紀云黃姑織女時相見太白詩云黃姑與織女相去不盈尺是皆以牽牛為黃姑然李後主詩云迢牽牛星杳在河之陽粲黃姑女耿耿遙相望若此則又以織女為黃姑何耶然以星曆攷之牽牛去織女隔銀河七十二度古詩所遇謂盈、一水間默

默不得語又安得如太白相去不盈尺之說又歲時記則又以黃姑即河鼓爾雅則以河鼓為牽牛又焦林大斗記云天河之西有星煌煌與參俱出謂之牽牛天河之東有星微微在氐之下謂之織女晉天文志云河鼓三星即天鼓也牽牛六星天之闕梁又謂之星紀有云織女三星在天紀東端天文也漢天文志又謂織女天之真女其說皆不一至於渡河之說則洪景靈辨析最為精當蓋渡河乞巧之事多出

於詩人及世俗不根之論何可盡據然亦似有可恠者揚纘繼翁大卿倅湖日七夕夜其侍姬田氏又使令數人露坐至夜半忽有一鶴西來繼而有鶴千百從之皆有仙人坐其背如畫圖所繪者彩霞絢燦數刻乃沒揚卿時已寢姬急報起而視之尚見雲氣紛郁之狀然則流俗之說亦有時而可信也

蕈毒

菌蕈類皆幽隱蒸濕之氣或蛇虺之生食

之皆能害人而好奇者每輕千金之軀以嘗試之殊不可曉夷堅及志所載簡坊大蕈及金溪田僕食蕈一家吐血隕命六人立斃幸以痛飲而免蓋酒能解毒故耳又靈隱寺僧得異蕈甚大而可愛獻之揚郡王王以其異遂進之上方既而復賜靈隱遠貯蕈之器有餘瀝一犬過而舐之跳躍而死方知其異而弃之此事閔涉尤大近得耳目所接者兩事併著為口腹之戒嘉定乙亥歲揚和王墳上感慈庵僧德明遊

山得竒苗歸作糜供衆毒發僧行死者
十餘人德明亟嘗糞獲免有日本僧定心者
寧死不污至膚理拆裂而死至今楊氏庵
中高藏日本度牒其年有久安保安治象
等號僧銜有法勢大和尚威儀從儀火屬
少錄等稱是歲其國度僧萬人定心姓平
氏曰本國京東路相州行香縣上守鄉光
勝寺僧也咸淳壬申臨安鮑生姜巷民家
因出郊得佳蕈作羹恣食是夜隣人間其
家撞突有聲久乃寤然疑有他故遂率衆

排闥而入則其夫婦一女皆殞越嘔倚壁
抱柱而死矣案間尚餘杯羹以俟其子適
未還幸免於毒嗚呼殆哉

呼名怖鬼

劉胡面黥黑侶朝蠶人畏之小兒啼語云劉
胡來便止楊大眼威聲甚振淮泗荆沔之
間童兒啼者呼云楊大眼至即止將軍麻
夷有威名兒啼輒呼麻狄來即止檀道濟
雄名大振魏甚憚之晉以禳鬼江南人畏
桓康以其名怖小兒且晉其形於寺中病

病瘥者寫其形貼床壁無不立愈

閩鄞二廟

嘉熙庚子歲先子為閩漕幹官時方公文
琮為計使特嘉禮敬臺之事悉委之先是
郡中有富沙太尉祠頗為鄉民所信至是
投牒乞保奏丐封額時方父早先子遂書
牒云本路正茲閔雨神能三日內為霖當
與保奏方公正語吏魁曰汝可以為運幹
所擬白之於神吏敬錄其語往祠所焚之
次日大雨連兩晝夜境內沾足遂從其請

竟獲封侯而里人以周公黠通神明作歌
美之且刻書梓其事鬻于市焉乙卯歲
先子_可鄞江以貢士院敝甚遂一新之院內舊
有土神七姑廟在焉先子素剛介併欲撤
去且命鑿二井以便汲既而得泉皆汙濁
不堪用監循判官周頡及吏魁賴良者曰
土神廟免已久州人賴之今既與院中
無所妨欲姑存之先人謾答云神若能令
二井清冷則可官吏因往白太守語次日
落成吏欣然走告曰井水已可食矣試命

汲之清冷佳泉也於是併為葺其祠焉此
二事皆余侍邊之所目擊之

徒啖

趙溫叔丞相形體魁梧進趨甚偉鼻陵素
喜之且聞其飲啖數倍常人會史忠惠進
玉海可容酒三升一日召對便殿從容問
之曰聞卿徒啖朕欲作小點心相請如何
趙悚然起謝遂命中貴人捧玉海賜酒至
六七皆飲醕繼以金祥捧籠炊百枚遂食
其半上咲曰卿可盡之於是復盡其餘

上為之一咲其後均守供南殿日欲求一客伴
食不可得偶有以本州兵馬監押某人
為薦者遂召之燕飲自早達暮賓主各
飲酒三斗猪羊肉各五觔蒸糊五十事趙公
已醉飽摩腹而監押者屹不為動公咲云
君尚能飲否對曰領鈞旨於是再飲數勺
復問之其對如初凡又飲斗餘乃罷臨
別忽聞其人腰腹間若然有聲公驚曰
是必過飽腹腸逆裂無疑吾本善意乃以
飲食殺人終夕不自安黎明亟遣鈴下老兵往

問而典客已持謁白曰某監押見留客次
謝筵公愕然延之如以夜來所聞跼蹐起
對曰某不幸抱飢疾小官俸薄終歲未嘗
得一飽未免以革帶束之腹間昨蒙晏賜
不覺果然革條為之迸絕故有聲耳

科舉論

淳熙間趙溫升丞相常力薦郭明復劉光
祖楊輔之謂皆省殿試前列且云大好士
人壽皇宣諭云朝廷用人以才安論科第
科第不過入仕一途耳溫升唯、而退越

日御製科舉論其畧謂近世取士莫若科場及至
用人豈當拘此詩賦經義學者皆能為
之又何足分輕重乎夫科場之弊於文格高
下但以分數取之真幸與不幸耳至於廷
試未嘗有點落者盡以官資命之才與不
才者混矣是科場取士之弊在乎人君擇
相之不審至於懷文效私壞綱紀亂法度及
敗而逐之不治之事已不勝言矣宰相不能
擇人每差一官則曰此人中高第真佳士也
終不考其才用如何聖之門猶分四科人才兼全

古為難今則不然以高科虛名之士謂處之無不
宜者何嘗問才之長短乎夫監司郡守繫民之
休戚今以資格付之丞相雖擇其一二又未能皆得
其人又至陞對既無過人之善粗無無論凡猥之容則
又未能極精其選國朝以來習於忠厚宰相而誤
國者大將而害軍者皆未嘗誅戮之雖三代得天
下以仁而啓誓六卿曰不用命戮于社義和廢厥
職猶征之曰以干先生之誅况掌邦邑軍師之大
事乎要在人君必審擇相相為官擇人不失其所
長懋賞立乎前嚴誅設于後人才不出吾不信也

朕迺一二柄臣皆能精白一心盡忠無隱宜免乎此
更夙夜以懋庶績豈不休乎哉初宣是温論林邑蘇又
上曰不謂卿等趙秦曰迅雷風烈雖不為孔子而孔
子色變者畏天怒也異日上復宣論曰朕所著科
舉論或以為過或以為是以為過者史浩也浩極
長者故不敵朕用威則闔蒼舒趨事赴功之人也
故資朕以為是劉子宣迺言亦云場屋之文朝廷
假以取士與學優則仕異矣士大夫以此高下人物
更相矜傲更相景慕亦可悲矣善乎
文鄭公之言曰不為俗學所累者可與言理

道焉

薦揚誠齋

紹興庚戌十月倪文節公思為中書舍人揚文節萬里
自大蓬除直龍圖閣將漕江東朝論惜其去公留錄
款繳奏或以語揚揚亟作簡止之倪公答云賢者去固
公論以為不然既辱寵諭不敢復繳却當別作商量也揚
公即以所答簡餘紙復止云死無良醫幸公哀我得併別
作商量之說勉之尤荷公孫黑辭職既而又使已為卿子產
惡之至懇至扣不勝切至以思府呼之其款去之意可
見也然倪公竟入則留之云臣聞孔子曰吾未見

剛者又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剛與狂
狷皆非中道然孔子有取焉其挺特之操可與有
焉為賢為柔懦委靡患得患失者遠矣若朝廷之
上得為此三數輩可以逆折奸萌矯厲具臣為益
非淺竊見秘書監楊萬里學問文采固已絕人乃
若剛毅狷介之守尤為難得夫其遇事輒發無所
顧忌雖盡合中道原其初心思有補於國家至
倦、也向未勸講東宮已蒙陛下嘉獎陛下踐祚
首賜收召晉登冊府士類咸以為當今甫踰年遽
爾丐外朝廷以職名漕節處之不為不優然而公

論以為如萬里者不宜遂使去國錄黃之下臣使
款繳論又念朝廷此命本是優賢雖以書行而於
臣愚見猶欲陛下改命晉之蓋萬里再入衙門未
為甚又倘朝廷以貪賢為意喻之少留萬里感荷
君恩豈得復以私計為辭云蓋二相公知極深也
後二十年揚公已亡倪公得其當時手簡不忍弃
之遂自錄所上之劄又往來之書裝潢成卷親叙
其事于後攻魏樓公嘗跋之云東坡賦屈原厲云
雖不適中要以為賢考誠齋有馬尤為確論亦可槩想
雖不行陳義甚高誠齋有馬尤為確論亦可槩想

前輩去就之道交情之誼也

王小官人

建康緝捕使臣湯某者於侂中輩著能聲蓋捕盜
匪孽也一日有少年衣裳楚楚皆負小篋扣湯所
居湯遣詢誰何則自通為鄴沙王小官人趨前致
拜湯亦素知其名因使小憇憇辭云觀察在此不敢
留只今往和州擬假一力員至東陽鎮問渡湯疑
有他遂擇其徒狙黠者偕往俾偵伺之自離城闔
遇肆輒飲已而大吐幾不能步同行者左負笈
右扶醉人殊倦甚恚曰湯觀察以其為好手不過

一酒^徒尔凡七十里抵鎮卽大吐投床終夕索水喧呶
不火休黎明有騎馬扣門者乃湯也審扣同行
知夕來酒醉伏枕亟造卧所少年聞湯來則亦
扶頭強披衣扣所以至湯謾以他語荅之少年荅
曰得非疑其沿途有作過否因指同行為證且曰
雖然或有他^事他顧効區、湯囁嚅久之曰不敢相疑
實以夜來總所大有酒樓失銀器數百兩總所
移文制司立限搆捕嚴甚少違則身受重譴矣
束手無措用是冒急求策耳少年微荅曰若然則閨
係甚大恐妖異所為非人力能措手惟有祈哀所事

香火或可繳神物之庇耳湯哂其醉中語誕荒不
復詰力邀^挽同還抵家謾用其說禱之聖堂則所失
器物皆粲然橫陳其床下矣湯始大驚以為神方
欲出謝之則其人已去矣盜亦有道其是之謂乎

化蝶

楊昊字明之娶江氏少艾連歲得子明之客死之明
日有蝴蝶大如掌徘徊翔於江氏之傍竟日乃去
及聞訃聚族而哭其蝶復來繞江氏飲食起居
不置也蓋明之未能割戀於少妻稚子故化蝶以
歸尔李商嘗作詩記之曰碧梧翠竹名家兒今作

栩栩蝴蝶飛山川阻深羅網密君從何處化飛
歸李擇諫議知鳳翔既卒有蝴蝶萬數自殯所
以至府宇蔽映無下足處府官第祭奠接武
不相辨揮揮之不開踐踏成泥其大者如扇
逾月方散楊大芳娶謝氏謝亡未殮有蝶大
如扇其色紫褐翩翩自帳中徘徊飛集窓戶
終日乃去始信明之事不誣余常作詩悼之云
帳中化蝶真成夢鏡裏鳶孤在斷腸吹徹
玉簫人不見世間難覓返魂香亦絕絕實也

玉環

楊太真小字玉環故古今詩人多以阿環稱之按
李義山云十八年來墮世間瑤池歸夢碧桃開
如何漢殿穿針夜又向窓中覩玉環荆公詩云瑤池
淼漫阿環家又云且當呼阿環乘興弄溟渤則是
以西王母為阿環也按西王母降漢庭遣侍女與
上元夫人答云阿環再拜上問起居然則上元夫
人亦名阿環耶

甄書蘊書

隆州跨鰲李先生老儒也嘗著書名之曰甄書
張行成跋云方言曰甄倦也丁度謂字或作甄故司

馬相如云窮極倦甄釋云倦甄疲憊也蓋樂其倦
游不希時用也樓攻媿云嘗考之集韻二千陌有
甄字與劓同音方言倦也然則此書之名音從劓
義則倦耳然說文解字無甄集韻甄胡官及礪甄
亭名在上谷礪漢官切說文解字甄極塵切相踦
甄也二字若不類而俗書足以相亂甄從山谷彈
丸之丸則斡宗蕪名第三十六號止是亭名別無
義可取甄從谷亦極塵切口上阿也從口上象其
理部裕皆從俗書與山谷之谷無別畀已逆切持
也象手也集韻去隸變為丸執執等丸恐筑之丸

皆從畀俗書與丸、無別相如上林賦曰徹甄受
曰窮極倦甄俱音劓倦疲憊而說文甄字徐楷通
釋亦引上林賦徹極受屈謂以力相踦角徹要極
而受屈也甄渴極切甄極塵切聲亦相近疑即甄
字跨鰲之書不應取跨谷之義正用方言上林賦
倦甄之意耳區、雖若詳費詳考及此因併及之
又余撞自著書以擬太玄潛虛名曰極書以八起數
極字之義亦未易曉攻媿嘗為攷云說文解字部
亟敏疾也從人口又二二天地也去吏反徐楷
釋曰承天之時因地之利口謀之手執之時乎時不

可失疾也會意至切集韻於去聲耳七志正引上文而又於入聲二十四職出此字極篇極注亦引上文而云或作為極撞蓋以此字備三才故用之亦務奇字故又加二十第未知茲字止用集韻為據惟復別見他書其又不加木則未之見也當考去吏乃本音也要當從去聲為正余異二公名書之僻嘉前輩攷訂之精故併書之以俟問奇字者

乘槎

乘槎之事自唐諸詩人以來皆以為張騫雖老杜用事不苟亦不免有乘槎消息近無處問張騫之

之句按騫本傳止曰漢使窮河源而已張華博物志云舊說天河與海通有人齎糧乘槎而去十餘月至一處有織婦及丈夫飲牛於渚因問此是何處答曰君還至蜀問嚴君平則知之還問君平曰某年月日有客星犯牽牛宿然亦未嘗指為張騫也及梁宗慄作荆楚歲時記乃言武帝使張騫使大夏尋河源乘查見所謂織女牽牛不知慄何所據而云又王子年拾遺記云堯時有臣巨槎浮于西海查上有光若星月查浮四海十二月一周天名貫田查又名桂星查羽仙棲息其上然則自堯時

已有此查矣

游月宮

明皇游月宮一事所出亦數處異開元中明皇與
申天師洪都客夜游月中見所謂廣寒清虛之
府下視玉城嵯峨若萬頃琉璃田翠色冷光相射
炫目素娥十餘舞於廣庭音樂清麗遂歸製
霓裳羽衣之曲唐逸史則以為羅公遠而有擲杖化
銀橋之事集異記則以為乘葉法善而有過潞州城
奏玉笛投金錢之事幽恠錄則以為游廣陵非
潞州要之皆荒唐之說不足問也

鄭仙姑

瑞州高安縣旌義鄉鄭千里者有女定二娘己酉
秋千里抱疾危甚女割股服和藥疾遂瘥至次年春
汲井之次忽雲湧於地不覺乘空而去人有見若
紫雲接引而昇者於是鄉保轉聞之縣之州乞
奏于朝立廟旌表以勸孝焉久之未報然鄉里
而立仙姑祠禱祈輒應遠近翕然趨之作會幾數
千人明年苦旱里士復申前請時拱起畏以立為宰
頗疑其有他因閱故牒密遣縣胥廉其事適新
達縣有閩氏者雇一婢來歷不明且又旌義人曰

呼牙儂訊即所謂鄭仙姑也蓋此女初已定姻
而與人有姦而孕其父醜之遂宛轉售之傍邑
乃設為仙事以掩之利其施享之入以為此耳昌
黎謝自然華山女詩蓋亦可見然則世俗所謂
仙姑者豈皆此類也耶

寡歆

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歆老子曰不見可歆使心
不亂聖賢奉然以歆為害道可不慎乎劉元城
南遷日嘗求教於涑水翁曰閭南地多瘴設有
疾以貽親憂柰何翁以絕歆少疾之語告之元城

時盛年乃毅然特戒惟謹趙清獻張平崖至撫劍
自誓甚至以父母影象設之帳中者蓋其初未始
不出於勉強父乃相忘於自然甚矣歆之難遣也如
此坡翁云服氣養生難在去歆蘇子卿噓雪啖糞
搯背出血無一語少屈可謂了生死之際然不免與
胡婦生女窮海之上且如此况洞房綺紈之下乎
乃知此事未易消除香山翁佛地位人晚年病風
放妓猶賦不能忘情吟王處仲亮悖小人知體敵
於色乃能一旦感悟開閣放妓蓋天下事勇決為
之乃可進道余少年多病間有一日執巾櫛

供紉浣者或歸咎於此兵火破家一切散去近止一小獲亦復不留然猶未免時有霜露之疾好事不察者復以前說戲之殊不知散花之室已空矣雖然戲之者所以愛之也余行年五十已覺四十九年之非其視秀惠溫柔不趨伐命之芥鴆毒之杯一念勇猛頓絕斯事以微年衰清淨之福閉閣焚香澄懷觀道自此精進不已亦庶乎其幾於道矣然則疾疫者安知非吾之藥石乎

芍藥

韓昌黎詩兩廂鋪毳毼五鼎烹藥芍註引上林賦

註云芍藥根主和五臟辟毒氣故合之於蘭桂五味以助諸食曰乎五味之和為芍藥七發亦曰芍藥之醫子虛賦曰芍藥之和且而後御之南都賦曰歸鴈鳴鵲香稻鮮魚以為芍藥服虔文選文儼等解芍藥亦不過稱其美而本草亦止言辟邪氣而已獨韋昭曰今人食馬肝者合芍藥而煮之馬肝至毒或誤食之至死則制食之毒者宜莫良於芍藥故獨得藥之名耳此說極有理古今註載牛亨問曰將離將別贈以芍藥何耶荅曰芍藥一名何離故以此贈之此又別一說也江淹別賦云下

有為藥之時正用此義而註之中僅引之以為藥之
語張景陽七命和蕪芍藥乃音畧廣韻中亦有
二音

三建湯

三建湯所用附子川烏天雄而莫曉其命名之義
此見建上一老醫云川烏建上頭目之虛風者主
之附子建中脾胃寒者主之天雄建下腰腎虛憊
者主之此說亦似有理後曰觀謝靈運山居賦曰
三建異形而同出蓋三物皆一種類一歲為煎子
二歲為鳴喙三歲為附子四歲為烏頭五歲為天

雄是知古藥命名皆有所本祖也

揚凝式僧淨端

揚凝式居洛日將出遊僕請所之揚曰宜東遊廣
愛寺僕曰不若西遊石壁寺凝式舉鞭曰姑遊廣
愛寺僕又以石壁為請凝式乃曰姑遊石壁間者
為之撫掌吳山僧淨端道解深妙所謂端獅子者
章申公極愛之乞食四方登舟旋問何風所向
即從之所至人皆樂施蓋揚出無心端出委順跡
不同而意則同也

李方叔師友談記及延瀾錄鉄關山載仁宗晚年
不豫漸復康平忽一日命宮嬪妃主遊後苑乘小
輦東向欵登城牒遙見小亭榜曰迎曙帝不悅
即時回輦翌日上仙而英宗登極蓋曙字乃英宗
御名也又兗忠愍雜說載哲宗廟嘗創一堂退繹
萬幾學士進名皆不可意乃自製曰迎端意謂
迎事端而治之未幾徽宗由端卽大位又晁無
咎雜說言仁宗時作亭名曰迎曙已乃悟為英宗
名改之曰迎旭又以為未安復改曰迎愍皆符英
宗御名也已上數說未知孰是

白帽

管寧白帽之說尚矣雖杜詩亦云白帽應須侶
寧然又安本傳止云常著皂帽又云著絮帽布衣
而已初無白帽之事獨杜佑通典帽門載管寧在
家常著白帽豈以帛為白乎然迭宋齊之間天子
燕私多著白高帽或以白紗今所畫梁武帝像亦
然蓋當時國子生亦服白紗巾晉人著白接籬
謝萬著白綸巾南齊桓宗祖白紗帽南史和帝
時百姓皆著下簷白紗帽唐六典天子服有白
紗帽他如白恰白帽之類通為慶吊之服古樂

府白紵歌曰質如輕雲色如銀製以為袍餘可
中杜詩光明白瓊氎中當念著白帽采薇青雲端白
樂天詩云青筇竹杖白紵巾然則古之所以不忌白
者蓋喪服皆用麻重而斬齊輕而功緦皆麻也惟有
升數多窻精粗為異耳自麻之外縗縗固不待言
苧葛雖布屬亦皆吉服縗帶紵衣昔人猶以為
贈則亦何忌之有漢高帝為義帝發喪兵皆縗
素行師權制固不備禮後世人多忌諱喪服往
往未殺今之薄俗蓋有以縗紵為緦功者矣宜
乎中帽之不以白也

送刺

節序交賀之禮不能親至者每以束刺僉名于
上使一僕遍投之俗以為常余表舅吳四丈惟滑稽
適節日無僕可出徘徊門首恰友人沈子公僕送
刺至漫取視之類皆親故於是酌之以酒陰以已
刺盡易之沈僕不悞曰往遍投之悉吳刺也異日
合并因出沈刺大束相與一笑鄉曲相傳以為笑
談然類說載陶穀易刺之事正與此相類恐吳
効之為戲耳又雜說載司馬公自在堂閣時不送
杖曰不誠之事不可為之榮陽呂公亦言送門杖

習以成風既勞作偽且踈^指極露見可咲則知此事
由來久矣今時風俗轉薄之甚昔日投門狀有大
狀小狀大狀則全紙小狀則半紙今時之刺大不
盈掌足見禮之薄矣

簡槩

簡槩古之有也陸務觀謂始於王荊公其後盛行
淳熙末始用竹紙高數寸闊八餘者簡板幾廢自
丞相史彌遠當國臺諫皆其私人每有所刻^{論劾}為必
先呈副封以越薄紙書用簡板繳達合則紙還否
則別以紙言某人有雅故朝廷正賴其用於是旋

易之以應課習以為常端平之初猶循故態陳
和仲因對首言之有文藁會稽之竹囊括蒼之
簡^槩正謂此也又其後括蒼為軒樣紙小而多其
層數至十餘疊者凡所言要切則用之貴其卷
還以泯其迹然既入貴人達官家則竟留不遣
或別以他槩卷之往者御批至政府從官皆用
蠲紙自理宗朝亦用黃封簡板或以象牙為
之而近臣密奏亦或用之謂之御槩蓋自古
所無也

人妖

趙忠惠師維揚日暮僚趙參議有婢慧黠盡得
輩之歡趙昵之堅拒不從疑有異強即之則男子
也聞于有司蓋身具二形前後姦狀不一遂置之
極刑近李安民嘗於福州得徐氏處子年十五六
交際一再漸具男形蓋天真未破則彼亦不自知
然小說中有池州李氏女及婢添喜事正相類而
此外絕未見於古今傳記等書豈以穢污筆墨不
復詎載乎嘗攷之佛書所謂博文半擇迦者謂半
月能不男又造像經有五種不男曰生堅姤變半
變半者二形人中惡趣也晉五行志謂之人痾

帝時京洛有人兼男女體亦能兩用人道而
性尤姤亂此亂氣所生也玉曆通政經云男女
兩體主因姤亂而二十八宿真形圖所載心房
二星皆兩形其丈夫婦人更為雌雄此又何何耶
異拘志云靈狸一體自為陰陽故能媚人褚氏
遺書云非男非女之身精血散分又云感以嬾
人則男脉應胗動以男子則女脉順指皆天地
不正之氣也

四韓

或云韓信為呂后所殺韓通為杜后所殺韓佗

胃為楊后所殺韓震為謝后所殺四人皆將相皆死於嬪人之手亦異矣

不五韓彥古

韓彥古字子師謏譎任數處性不常尹京日范仲西料為諫議大夫昇陵眷之後大用有矣范素惡韓將奏黜之頰泄韓窘甚思所以中之范門清峻無間可入乃以白玉為小合滿貯大北珠緘封於大合中厚賂鈐下老兵使目間通之范大怒叱使持去所愛亦在傍怪其奩大而輕曰此何物也試啓觀之則見玉合蓋恠之方

復取視玉滑而珠圓分并四出失手墮地合既碎蓋不可收拾范見而益怒自起碎妾之冠而氣仆地竟不起其無狀至此李仁甫亦惡其為人弗與交請謁嘗職其亡一日知其出往見之則實未嘗出也既見韓延入書屋而請曰平日欲一攀屈而不能今幸見臨姑解衣盤礴可也仁甫辭再三不獲遂為強留室有二厨貯書手籤黃袱高護甚嚴仁甫問此為何書答曰先人在軍中日得於北方蓋本朝野史編年成書者時仁甫方修此篇既成有詔臨安給筆札就

其家繕錄以進而卷帙浩博未見端緒考古常
欲畧觀不可得仁甫聞其言窘甚亟欲得見之
則曰家所秘藏將即進呈不可他示也李益窘
再四致禱乃曰且為某飲酒續當以呈李於是為
盡量每杯行輒請至酒_罷咲謂仁甫曰前言戲之
耳此即公所著長編也已為用佳紙作副本裝
治就以奉納便可進御矣李視之信然蓋陰戒
書吏傳銀每一板酌千錢吏畏其威利其
賞輒先錄送韓所故李未成帙而韓已得全書
仁甫雖憤愧不平而亦幸蒙其成竟用以進其

估富玩世狡獪每若此今之官吏亦有過此者

松五粒

凡松葉皆雙股故世以為松釵獨栝松每穗三鬚
而高麗所產每穗乃五鬚焉今所為華山松是
也李賀有_五粒小松歌陸龜蒙詩云松齋一夜懷
真白霜外空聞五粒風李義山詩松暄翠粒新
劉夢得詩翠鬣點晴露皆以粒言松也酉陽
雜俎云五粒者當言鬣自有一種名五鬣皮無
鱗甲而結實多新羅所種云然則所謂粒者
鬣也

唐重浮屠

唐世士大夫重浮屠見之碑銘多自稱弟子此已可嘆柳子厚道州文宣王廟記云春秋師晉陵蔣堅易師沙門凝安有先聖之宮而可使桑門橫經於講筵哉此尤可嘆者然樊川亦有燉煌郡僧正除州學博士僧慧苑除臨壇壇大德制則知當時此事不以為異也

苡

今城都麵店中呼蘿蔔為苡子雖曰市井語然亦有謂按爾雅曰苡蘆菔也郭璞以菔為菔俗

呼電苡蓋其性能消食解麵毒談苑云江東居民歲課藝初年種芋三十畝計省米三十斛次年種蘿菔三十畝計益米三十斛可見能消食也昔有婆羅門僧東來見人食麵駭云此有大熱何以食之及見蘿菔曰賴有此耳洞微志載齊州人有病狂歌曰五靈藥蓋晚玲瓏天府由來汝府中惆悵此情言不盡一九蘿菔火吾宮後遇道士作法治之云犯天麥毒按醫經蘿菔治麵毒即以藥并蘿菔食之遂愈以其能解麵毒故耳

乞食歌姬院

韓熙載相江南後主即位頗疑北人有鴆死者
熙載懼禍因肆情坦率不遵禮法破其家財
售妓樂數百人荒淫為樂無所不至所受月俸
至不能給遂斃_衣破屨作瞽者持七絃琴俾
門生舒雅執板挽之隨房乞丐以足日膳後人曰
晝夜宴圖以譏之然其情亦可哀矣唐裴休
晚年亦披毳衲於歌姬院持鉢乞食曰不為俗
情所染可以說法為人乃知熙載之前已有此例
雖裴公逃禪熙載避禍心跡不同余謂熙載是

是世法裴公是心法心跡不同也

袁孝純客詩

袁孝純同知始以史同升同里之雅薦以登朝尹
京既以才猷自結上知遂繇文昌躋宥府寢寢乎
柄用矣適誕辰客有獻詩為壽云見說黃麻姓
字香且將公論是平章十年舊學資猶淺二
紀中書老敵疆刑鼎豈堪金鎖印仙翁已在白
雲鄉太平宰相今誰是惟有當年召伯棠刑
鼎指薛蓋以金科賜第仙翁指葛時已七十舊
學則鄭安晚也此詩既傳史聞惡之旋即斥去

長沙茶器

長沙茶器精妙甲天下每副用白金三百星或
五百星凡茶之具悉備外則以大纓銀貯之趙
南仲丞相帥潭日嘗以黃金千兩為之以進上
方穆陵大喜蓋內院之工所不能為也日記司
馬與范蜀公游高山各携茶以往温公以紙為
貼蜀公盛以小黑合温公見之曰景仁乃有茶
罷耶蜀公聞之曰留合與寺僧而歸向使二公
見此當驚倒矣

真西山入朝詩

真文忠負一時重望端平更化人倭其來若元
祐之凍水翁也是時楮輕物貴民生頗艱意謂
真儒一用必有建明轉移之間立可治致於是
民間為之語曰若歆百物賤直待真直院及將
馬入朝敷陳之際首以尊崇道學正心誠意為
第一義繼而復以大學衍義進愚民無知乃以
其所言為不切於時務復以俚語足前句云喫
了兩湖水打作一鍋麵市井小兒蹶然誦之士
有投公書云先生紹道統輔聖經為天地立
心為生民立命愚民無知乃歆以瑣瑣俗吏之

事望公雖然負天下之民者必負天下之責梯
弊極壞之際豈一儒者所可挽回哉責望者不
可過乎公居文昌幾一歲始除政府不及拜薨
趙子固梅譜

諸王孫趙孟堅字子固善墨戲於水仙尤得意
晚作梅自成一家嘗作梅譜二詩頗能盡其源
委云

逃禪祖花光得其韻度之清麗間庵紹逃
禪得其蕭散之布置回觀玉面鼠鬚已見
工夫較精微枝倒作鹿角曲生意由來端若

爾所傳正統諒未節拾此的傳皆偽耳僧定
花工技則粗夢良意到工則未女中却有鮑
夫人能守師繩不輕墜可憐間名不識面云
有江西陸公濟季衡麤醜惡拙祖弊到雪
蓬濫觴矣所

恨二王無臣法多少東隣儼西子是中有趣豈
不傳要以眼力求其旨踢鬚正七萼則三點眼
名椒稍鼠尾枝分三疊墨濃淡花有正背多般
藥夫君固以悟筌蹄重說偈言吾亦贅誰家
屏幃得君畫更以吾詩跋其底 又

濃寫花枝淡寫稍鱗皴老幹墨微焦筆頭
二踢攢成瓣珠暈一圓工點樹荏綴蜂須疑咲
鬻穩拖鼠尾施長稍畫吹花側風初急猶
帶枝埋雪未消松竹襯時明掩映水波浮處見
飄飄黃昏時候朦朧月清淺溪山長短橋閣
裏相挨如有意靜中背立見無聊筆端的皦
明非畫軸上縱橫不是描頰覓坐來春盡、
口思行過雨瀟、從頭總是湯楊法拚下工
夫豈一朝

筆墨

先君子善書體兼虞柳余所書侶學柳不成學
歐又不成不自知其拙往往歸過筆墨諺所謂
不善操舟而思河之曲也雖然工欲善其事必先
利其器沉觀前輩善書者亦莫不於此留意焉
王右軍少年多用紫紙中年用麻紙又用張永
義製紙取其流麗便於行筆蔡中郎非流紙
豈素不妄下筆常誕云用張芝筆左伯紙任及
兼此三具又得臣手然後可以建經丈之字方寸
寸言常相善書而妙於筆故子敬稱為奇絕
漢世郡國貢兔惟趙為勝歐陽通用狸毛筆皇

象云直措毫 筆委曲宛轉不叛散嘗滑密沾
汚墨須多膠緝點者如此返豫余日手調適而
歡娛正小可展武世惟米家父子及薛紹彭留
意筆札元暉謂筆不可意者如朽竹篙舟曲筋
哺物此最善喻然則古人未嘗不留意於此獨
率更令臨書不擇筆要是古今能事耳

辨章

今人呼平章為辨章見尚書大傳唐傳第一日
辨章百姓昭明史記則又以為便章百姓韓文
公袁氏先廟碑亦用辨二字

來年

今人呼小麥麵為來年或曰年粉皆非也廣雅
云麩為小麥然則來年自是兩物說文云大麥年
也年一作麩又作麥周之所受瑞麥來年即今
之大麥按小麥生於桃後二百四十秀之後六
十日成秋種冬長春秀夏實具四時之氣兼
有寒溫熱冷故小麥惟微寒以為麩則溫麩則熱
麩則冷

父客

世稱父之友為執則父之賓客宜何稱按史記

張耳傳外黃女亡其夫去抵父客漢王濞傳周
亞夫父絳侯客東坡贈王定國詩云西來故父
客正用此耳父客二字甚新

誤着祭服

余為國局常祠褚克奉禮部兼大祝同行
事官有老謬者乃加中單於祭服之上而以蔽
服係于肩背間一時見者掩鼻忍笑不禁幾致
失禮竟為監察御史所劾王明清玉照志載元符
間有大學博士論奏六自來冠冕前仰後府此必
是本官行礼之時倒截差誤哲宗顧宰臣笑曰
如此等豈可學作官可與閑慢差遣遂改端
王府記室未幾感會龍飛遂撥庠云

向胡命子名

吳興向氏歛聖后族也家富如儉不中節至
於屋漏亦不整治列盜以承之有三子常訪名
於客長曰渙次曰汗曰工治水字也父不以為疑也他日
有連呼其名曰渙汗水方悟為戲已又胡衛道
三子孟曰寬仲曰定季曰宥音蕩蓋悉從其
後悼亡妻俾友人作志書曰夫人生三子寬定
宥讀宥者為之掩鼻蓋當時不悟為語病也寬

後為京僉宥則多收古物其子公明悉獻之賈
師憲得一官以贖敗

賈母飾終

甲戌咸淳十年三月二十日丁酉賈自道母秦
齊兩國賢壽夫人胡氏薨特輟視朝五日賜水
銀龍腦各五百兩聲鍾五百杵特贈秦齊國
賢壽体淋莊穆夫人擇日車駕幸臨奠差內
侍鄧惟善主管勅塋特賜謚柔正遂特起復仍
舊職任仰執政侍從詣府勸勉就國葬於湖山
且令師漕州司相視展拓集芳園仁壽寺基營建

治塋於內截庫支賜賻贈銀自四千疋兩又令
戶部特賜賻贈銀絹二千疋兩皇太后殿又支
賜賻銀絹四千兩又令師漕兩司應辦葬仍存
胡夫人在日請給人從又賜功德寺額為賢
壽慈慶以雍熙寺改賜永免科役倡道皆辟之
執政侍從兩省臺諫皆乞免留元臣遂降詔賈
似道起復太傅平章軍國重事似道八疏控辟
皆不允又令兩司建造賜弟於城中初擇六月
初九日安厝以急於入覲遂令趨前於五月九
日安厝又令有司於出殯日特依一品例給鹵

簿鼓吹仍屢差都司劉黻李珏梅應發致祭併
趣赴闕於出殯日特輟視朝一日又差樞密章
鑑察官陳過前往勉諭回朝又命浙漕及紹興
府守臣辨集船隻祇備師相回闕又命有司照
相尋無復可為矣悲哉

施行韓震

德祐元年乙亥正月賈平章似道督府出師時
平昔愛將已有叛去者賈聞之氣大餒臨行與
殿師韓震京尹曾淵子約曰或江上之師設有
差迭即邀車駕航海至慶元吾當帥師至海上

磨

迎駕庶異時可入闕以圖興復且留其二子於
震家使倉卒可以隨駕時省吏翁應龍實知其
其謀至二月二十日督府潰師於魯港應龍得
罪下獄翁謂曾尹曰平章出師時分付安撫道
甚磨未如今却來罪應龍何也於是淵子語塞
而震亦不自安會似道以蠟書至韓趣為遷避
其間有云但得趙家一點血即有興復之望震
得之即具申狀親携蠟書白堂白堦陳丞相宜
中遂奏之太后宮中為之震動時都民戚里官寺
往、皆歆苟安疑撼搖之為賊宜中本為佞道

新引至是與編脩官潘希聖謀一及賈政禮例
候師相面朝日百官合郊迎又依所奏將紹興
府公使庫徑行撥賜又令內臣梁大原賜銀合
香藥又令兩司踏逐建造賜第凡九處楊府
清隱園李府家廟夏府中酒庫十官宅大王宮
舊秀王府舊景獻帝府御厨營又命福王論旨趣
之至五月二十二日始過江還湖曲私第至六
月盡百日之制復以疾作給朝參等假十月展
轉遲回至七月初八日度宗違和求章澤教死
罪初九日宣遺詔十一月除王爚左丞相章鑑

右丞相太史選用來年正月二十三日擢二
月初三日發引三月十三日掩攢至十二月十
四日北軍透渡遂改十二月二十四日起攢二
十八日發引總護死改差章右相降制賈
似道都督諸路軍馬依舊起復太傅平章
軍國重事凡自三月二十日至七月度宗升遐賈相
持喪起復辟免虛文汨汨殆無虛日如此三閱月
內外不安而國事邊事皆置不問至十二月十四
日透渡自此喪亂專以圖守為說震不察其意
乃堅持遷避之策三月朔日直中召震會議於

第五府先已差天府僧級顧信等數人以擣之
及震至門闔以韓擣搥擊其首韓曰相公不當如
此陳荅曰此奉聖旨韓猶以坐椅格之遂折其
足脛而斃之遂自後門攀出揭其屍于朝天
門省吏劉應韶即以黃榜自憲楹中遮出張掛
慰諭一行將士謂罪止其首亟命彭之才統其
軍馬其隨行親兵賜銀二萬兩三官會十八萬貫
各補兩官殿步馬司制領將官等并諸軍官兵
共特賜十八官會一百万貫制領將官各轉兩
官其日坐中惟文及翁僉書及曾淵子在焉淵

子固嘗領遷避之謀聞變面無人色維是得免
而出自慶再行至通衢復有呼召愴忙而入自
分又死口噤幾不能言及耳乃處分他事耳劉
應韶以衢倖賞之願信補承信即繼而潘希
聖入察行且登用未幾疽發於足日見韓在
左右不數日而殂身後以從官贈之潘字養蒙
永嘉人及屯軍既入宜中乃挾二王航海而去
然則賈韓之謀是賞非果何如耶後之秉
筆削者當有以任其責乎

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於庶人自漢文短喪其後
時君皆以日易月行之既久無以為非者維孝
宗皇帝獨行之一且復古可謂孝矣李氏雜記
嘗書其事甚畧今據當時始末于此以益國史
之未備云高宗之喪既易月孝宗常論大臣不
用易月之制如晉武孝文實行三年之服自不
妨聽政承相周必大入奏上服纓經嗚咽流涕
奏及喪服詰上指揮上曰司馬光通鑑所載甚詳必
大奏晉武雖有此意後止是宮中
深衣練冠上曰當時群臣不能將順其美光所

以譏之後來武帝竟行謂王太后之喪又大奏記得亦

是不能行上曰自我作古何害遂詔曰大行太上
上皇帝奄棄至養朕當衰服三年羣臣自
遵易月之令至小祥祭奠上不變服又大奏
聖孝過哀猶御初祥之服臣等不勝憂惶
乞俯從禮制上流涕曰大恩難報情所不忍俟過大
祥商量既而必大有奏禮官苴麻三年恐難行於外
庭今祥禫在迓乞付外施行樞密施行樞密施師點
奏曰百日之制矣實不可正碍正月人使朝見上云
朕自所見必大奏陛下聖孝冠古知漢文短喪

之失而陋晉羣臣不能成武帝之美所以銳意
復古非聖孝高明豈易及此上曰朕正欲稍揀
千余載之弊會敕令所刪定官沈清臣論對論
喪服六事凡八千言展讀甚久極合上意知閣
張嶷奏已展正引例隔下請臣奏讀如初久之
嶷又云簡經奏事上曰今勿却已而甚久嶷前
奏恐妨進膳清臣正色曰言天下事讀竟乃以
上勞之曰卿二十年閑廢今不枉矣於是上意
益堅一曰奏事上忽指示衣袂曰此以易用布
不大細否必大奏曰陛下獨斷行三年之喪均

是衣布何細也且光堯初上仙陛下便有此意
而群臣不能將順政煩聖慮所謂其臣莫又
足以垂訓萬世也美至卒哭祭迎祔大廟內批
朕昨降旨揮歆纒經三年緣群臣屢請御殿
易服故以布素視事內殿雖有祔廟勉從所
請之謂然之經典心實未安行之終制乃為
近古宜体至意勿復有請於是經行三年
之服焉

癸辛雜識前集卷終

癸辛雜識後集目錄

卷之十 雜識後集目錄

卷之九 雜識後集目錄

卷之八 雜識後集目錄

卷之七 雜識後集目錄

卷之六 雜識後集目錄

卷之五 雜識後集目錄

卷之四 雜識後集目錄

癸辛雜識後集目錄

理宗初潛

魏子之謗

徽欽梓宮

成均舊規

光齋

諸齋祠先輩

學規

大學文變

學舍燕集

三學之橫

賈相之外戚仰北

司駝學校

祠神

簿錄權臣

歸平原之敗

馬相去國卜家

荔枝梅花賦

金龜稱瑞

許古寺院

鬚屬賢

短小精悍

綱目用武后年號

游閱古泉

種竹法

律文去避來

廖瑩中仰藥

先君出宰

向氏書盈

誤書廟諱

隋史法

過癩

十二分野

吹雲

胡都戲事

馬俗齊戶京

賈廖刊書

賈廖碑帖

濟王致禱

十二故事

舞譜

知州借紫

記方通津

大父廉儉

斬橋

饋送壽物

相葺鱖魚

縱囚

趙孟桂

紫紗公服

譯者

秘固

雅流自居

張氏至孝

五行間色

杓字義

連枷

正閏

荀奉倩陸象山

火行

龍有名

押字不書名

蕞薺

五月五日生

度宗祔廟無室

徐留登弟

私取林竹溪

吳益登對

朱王二事相同

方珠

張約齋傭者

禁男娼

趙春谷斲

三山詔歲舉送

癸辛雜識後集目錄

畢

癸辛雜識後集

理宗初潛

穆陵之誕聖前一七全夫人欲歸東浦母家榮
文恭王時待次閩縣尉遣僕平某者即平僕使之父也
贖黑神散與之同往時天尚未曉啓門則見甲士
盈門意謂過軍亟驚入報尉曰軍行自應由上塘
何緣至此遂出觀之了無所觀方艤小舟欲登忽
有大黑蛇有兩小角壓船舷而臥船為之側疑其
有異遂欲復往未幾誕男即理宗也小字烏孫以
蛇異也其被選也史衛王當國先命趙宗丞希言

與權之一併選宗室子與號十歲已下者各與
課算五行於是就其中選到十人與膺與奕與說與休
與蔽與憲理宗福王時侍郎王與權善五星指理宗

福王二命謂衛王曰二者皆帝王之命也於是
理宗改訓與宮福王改訓與芮蓋取二國以為
名也始下大宗正司盡召十人時入和尚師禹
頤宗司督伺子王府土地祠久之皆餒遂就市
肆呼麪方及門而梓覆地衆方餒甚文責之獨
穆陵凝然畧不変色反以言慰籍之史相聞其
遂大異之既而私引入書院中誠令寫字即大

書朕聞上古衛王悛而起曰此天命也於是立儲之意已定云

魏子之謗

魏峻字林高號方泉娶趙氏乃穆陵親姊四郡主也皇宗第六福王第八庚午歲得男小字閔孫自幼育於紹興之甥館實慈憲全夫人之愛甥也慈憲每於禁中言其可喜且為求官穆陵以慈憲之故欲一見而官之遂俾召至皇城法凡異姓入宮門必懸牌於腰乃可惟宗子則免此一時權宜遂令假名孟閔以入見焉特度宗亦與之同入

理

宮知其故遂倡為魏太子之說既而外邊傳聞浸

廣於是王伯大吳毅夫得其事遂能奏疏而

四方遂有魏紫姚黃之傳其實則不然也閔孫

後溺死於榮邸瑤圃池中魏洪則自地以繼閔

孫之後焉當吳毅夫為相日穆陵將建儲吳不

然之欲別立汗邸承宣專任方甫以通殷勤吳

以拂命去國紹陵既為皇子嘗遣人俟於汗邸

欲殺之方之知乃自後門逃去後為謝堂捕之

送兵馬司自刎而死此事福王親聞之穆陵云

徽欽梓宮

徽宗欽宗初葬五國城後數遣祈請使欽歸梓宮凡六七年而後許以梓宮還行在高宗親至臨平奉迎易總服寓于龍德別宮一時朝野以為大事諸公論受賞者幾人費於官帑者大不貲先是選人楊煇貽書執政李光以真偽未辨左宣義郎王之道亦貽書諫官曾統乞奏命天臣取神觀之下者劉而視之既而礼官請用安陵故事梓宮入境即承之以梓仍納衮冕翬衣於樽中不改欽遂從之近者楊髡盜發諸陵於二陵梓宮内畧無所有或云止有朽木一段其

一則木燈檠一事耳當時已逆料其真偽不可知不欲遂詐亦聊以慰一時之人心耳蓋二帝遺骸飄流沙漠初未嘗還也悲哉

成均舊規

成均舊規後未不復可見矣謾記所知者數條則於此亦可想見當時季校文物之盛庶異日復古或有取焉大學私誡之法每月一誡以孟仲季分為三場或司成無暇則併在歲晚有公則無私誡、於監中司成命題就差學官充考校封錄之職不復經由朝廷至第三日即揭曉每

十人取一孤經則二三人亦取一名第一等常
缺第二等謂之放等魁當三分第二等二分半
第三等魁二分率二分從弟三等取起魁二分
弟二等三一分半弟四弟五一分三釐餘並一
分大學公試遇省試年則在省試後二月下旬
凡引試二日經試一日論策百非省試年分則隨銓試係朝
廷差官士子則糊牒入試大約七人取一第一
等缺第二等三分入等人數視卷入多少約四
十人取其一第三等二分所得人數倍第二等
約二十人取餘一約七人取一第四等並一分

公試魁縱不該升補他日登第亦是部注教官
若三名前例是教官有外校次年公試中第二
等謂之入等升又謂之正升或外舍成校人前
一年已中第三等謂之本等升或外舍成校定
人前一年中第一等本年中第三等謂之進等
升若先在三而今在四謂之退舍不能成事此
外又有追補法前一年或不成校本年忽中公
試弟二等名為若等却用本年私試三場並得
如中魁亦當一場謂之追升可以陳乞追升內
舍或止中兩場則無用又有前一年外校八分

以上成優本年公試不同得失謂之升榜升若不就試者非內舍校定已升補做內舍校定者一年止有兩試一試中則又試兩試若一年兩試俱失謂之折脚不復試第三試矣三試不中則當退舍每年二十一人或於內有未升上舍而過省者或有事故者^許二十一名以後分數少者依資次未諮校如正內升舍人亦用狀射某人已成事缺新升內舍一年無兩升縱當年上舍試入優止理為內舍校定不可升上舍內舍一年無三色試已試公試者不許赴私試止

赴舍試已試私試者不許赴公^試止赴舍試每

三人取一人優等十人^{賦三書一餘經各一通榜魁十}

分亞鼎各九分餘七名並八分平等六分內舍

未有校定本年中試平等者理為內校升補上

舍有三等內舍平校試舍試平等或內試舍優

校不中舍試或有季無校定試入上舍試優等

亦與隨榜升補下等上舍謂之赤脚升其升補

名字依上舍試榜資次蓋舍試暨公試內舍新

升及無季人雖中舍試只作內校分數然舍試

一中優等八分平等六分五名以前又有加分

儘可躋優或前一年已有平校本年有平等上
舍及兩中舍試平等已上謂之俱平或一優一
否皆為下等上合謂如內舍優校人試入上舍
試平等或內舍平校人試入上舍優等當舉免
省到殿元有求免入理作升作升甲用已升甲
者升名謂之一優一平為平等上舍謂如內舍
優校人又中上舍試優等以優中優皆是釋褐
不拘名數先賜進士出身謂之上等上舍法注
教官續有此附黃甲第三人恩例注推官自方
熙孫始當年間有內舍優校內優三人當年積八分以上者可
成舍試年分十分以上者奇成

偶舍試當年分人多亦止以三分人為限第四名
縱積十分亦不理若以優中優則與之兩優狀
元其試兩年一次率在季秋聖旨差官命極難
之題重於省試優校赴舍試如不中守三年後
徑到殿中平即免省到殿中校人舍試中優即
赴殿自甲子年後上舍人多陳乞解褐出身不
到殿應當舉免解次舉免省赴殿謂之待年若
本一自免解謂之兩免相充此學法也或本未
免解當年實請謂之請免相衡並免省赴殿國
子生其理法國子生補入者升補內舍謂之寄

理內舍升補上舍謂之寄理上舍未許行正食
止借一日食而已升中等下等上舍合後到殿
者未許到殿直待元牒主補外方理為正行食
及許到殿以此牌官有請一月或半月暇者蓋
欲其早成事故耳解褐舍法下等上舍先免解
後免省待三年後到殿中等上舍徑到殿或特
旨徑行解褐釋褐恩數成而優者謂之狀元擇日
於崇化堂明鼓集衆諸生兩廊序坐學者穿
秉立堂上狀元亦襪幘立同舍班俟揖訖詣堂
下香案前面東南望闕謝恩跪受敕黃再拜次

日入幙換公裳其所換下之衣盡為齋僕持去
以為利市再至階下而西北再拜謝恩畢與學
官同舍講拜者再次詣忠文廟次詣直舍通門
狀謝學官亦止稱某齋學生皆再拜遂歸本齋
團拜次詣齋謝亦稱同舍生不書名禮畢
到堂上換衫帽與學官相見交賀監中備酒七
杯次本齋三杯訖臨安差府官將備轎馬從人
帽迎至祥符寺狀元局凡大學齋僕以次平日
趨走之人皆以大小黃旗多至數百面呵喝狀
元與唱名一同遂擇日謁先聖其局錢酒支用

並天府應辦次日謝宰執臺諫然後部中送缺
初任文林郎節察推官視殿試第三人恩例謝
宰相用啓事見主司有拜禮大學解試與舍試
無相于太學十人取三人若參未滿年七人取
一人係不滿年太學生升補一請求免已經特
恩正免又一請求者永免曾於方州請舉不改名
者諸之帶胎入學異時於學中請者亦免在學
三十年公私試曾一中者永免在李曾一請後
二十日永免太學解試都魁雖不升舍將來在
第亦許升甲部注教官

光齋

太學先達歸齋各有光齋之禮各刻于齋牌之
上宰執則送真金椀一隻狀元則送鍍金魁星
杯梓一副師漕新除各齋十八界二百千酒十
樽

諸齋祠先輩

太學之齋各祠本齋之有德行者存心齋果行
齋並祠栗齋輩豐循理齋祠慈湖楊簡米行齋
祠李韶觀化齋祠梅溪王十朋菊坡崔與之

學規

學規五等輕者闕殿幾月不許出入此前廊所
判也重則前廊關殿監中所行也又重則遷齋
或其人果不肖則所遷之齋亦不受又遷別齋
必須委曲人情方可直須本齋同舍力告公堂
方許放還本齋此則比之徒罪又重則下自訟
齋則比之黥罪自宿自處同舍亦不敢過而問
焉又重則夏楚屏斥則比之死罪凡行罰之際
學官穿東序立堂上鳴鼓九通二十齋長逾並
襴幘各隨東西廊序立再拜謝息罪人亦謝息
用一新叅集正宣讀彈文一集正權司罰以黑

竹筩量次數下大門甲頭以手對衾將有罪者
就堂下毀裂襴衫押去自此不為與士齒矣

太學文變

南渡以來太學文体之變乾淳之文師淳厚時
人謂之乾淳体人材淳古亦如其文至端平江
萬里習曷自成一家文體幾於中復淳祐甲辰
徐霖以書學魁南省全尚性理時競趨之即可
以鈎致科第功名自此非東西銘太極圖通書
語錄不復道矣至咸淳之末江東李勤謹思熊
瑞諸人倡為变体奇詭浮艷精神煥發多用莊

列之語時人謂之換字文章對策中有光景不
露大雅不澆等語以至于亡可謂文妖矣

此則有商量

兩學假日

大學上^巳假一日武學則三日清明太學三日
武學乃一日殊不可曉

學舍燕集

學舍燕集必點妓乃是各齋集正自出帖子用
齋印明書仰弟子某人到何處祇直本齋燕集
專有一等野猫兒卜慶等十余人專充告報欺
騙錢物以為賣弄生事之地凡外款命妓者但

與齋生一人相稔便可借此出帖呼之此事不
知起於何時極為無義乃所以起多事之端也

三學之橫

三學之橫盛於景定淳祐之際凡其所欲出者
雖宰相臺諫亦攻之使必去其權乃與人王抗
衡或必見施行則必借秦為論動以坑儒惡聲
加之使時君時相畧不敢過而問焉其所以招
權受賂豪奪庇姦動挫國法是作為無名之謗
扣閣上書經臺投卷人畏之如狼虎若市井商
賈無不被害而無所赴愬非惟京尹不敢過問

雖一特權相如史嵩之丁大全不卹行之亦未
如之何也大全極力與之為敵重修丙辰監令
榜之三學時則方大猷實有力焉其後諸生協
力合黨以攻大全終於得罪而去至於大猷題
名之石磨去以為敗羣之罰自此之後咨橫益
甚至賈似道作相度其不可以力勝遂以術籠
絡每重其息數豐其饋給增撥學田種加厚於
是諸生啖其利而畏其威雖目擊似道之罪而
噤不敢發一語又賈要君去國則上書贊美極
意挽留今日曰師相明日曰元老今日曰周公

明日曰魏公無一人敢以指其非直至魯港潰
師之後始聲其罪無迺晚乎蓋大全之治三學
乃懲嵩之之不敢為似道之不敢輕治乃鑒大
之能為至彭城大之為前廊竟撫其平日之職
次配南恩州學舍亦不敢發一語此其術亦有
過人者

此篇可讀

賈相制外戚抑北司戢學校

似道誤國之罪上通置於天不可悉數然其制外
戚抑北司戢學校等事亦有所不可及者固不
可以人而廢也外戚諸謝惟堂最深險其才最

頡頏難制似道乃與之日親狎而使之不疑未
幾不動聲色悉皆換班堂雖知墮其術中然亦
未如之何矣比司之最無狀者董宋臣李忠輔
前是當國者雖欲除之往往反受其禍似道談
笑之頃出之于外餘黨攝伏喘無敢為矣學舍
在當時最為橫議而啖其厚餌方且頌盛德贊
元功之不暇前無一得罪則黥決不必忌莫敢
以非之福即帝父也畧不敢以邪封墨勅以丐
恩澤內庭無用事之人外闡無怙勢之事宮中
府中俱為一體凡此數事世以為極難而似道

乃優為之謂之無才可乎其所短者專功而怙
勢忌才而好名假崇尚道學旌別高科之名而
專用一等委靡迂緩不才之徒高者談理學卑
者矜持文畧不知兵財政刑為何物垢面弊衣
冬烘昏憤以致糜爛漸盡而不可救藥此皆不
學而任術獨運而諱言之罪也嗚呼古人以集
衆思廣忠益為相業真萬世之名言歟

祠神

大學除~~冬~~冬齋祀神用棗子荔枝蓼花三果蓋
取早離了之識遇出湖則多不至三賢堂蓋以

樂天東坡和靖為落蘇林故也可發一咲

簿錄權臣

前後權臣之敗官籍其家每指其有違禁之物為叛逆之罪仇冑家有翠毛袍褥虎皮及織龍男女之衣及有穿花龍團之類是也近世以籍賈似道至以籍御書龍圈錦袱之類為違法此則大不然蓋大臣之家平日必與禁苑通往往有賜與帝后之衣謂之御退衣服皆織造龍鳳它如御書必籍以龍錦又何足為異妻舍有两朝賜物甚多亦皆龍鳳之物至於御退羅帕四角

皆有金龍小印凡數十枚亦皆御前之物諸閣皆分這相饋遺無足恠者今若一切指此為法恐不足以當其罪適足以當其罪適足以起識者之咲耳大臣誤國其罪莫大以此為罪死魄游魂不得而逃若借此以重其罪則恐九原有知反得以有諍耳昔仇冑敗捕其黨於大理獄獄吏加以不道欲以違法諸物文致之大理卿奚士遜明其不然曰仇冑首矣擅權自有定罪若欲誣之以叛天不可欺也廟堂無以奪其議

韓平原之敗

韓平原被誅之夕乃其寵姬四夫人誕辰張功甫
庖大燕至五更方散大醉幾不可起幹辦府事周
筠以片紙入投云聞外間有警不佳乞關閣門免
朝韓怒曰誰敢如此至三皆不從乃盥櫛取瑞香
番羅衣一襲衣之登車而往旋即殿司軍已圍繞
府第矣是夕所用御前樂部伶官皆閉置於內饑
餓三日始放去時趙元父祖母蘄國夫人徐氏與
其母定部頭皆在府中目擊其事其後斥賣其家
所有之物至於敗衣破絮亦各分為小包包為價
若干時先妣母謾以數券得一包則皆婦人藥鞋
惶遺之云耳

馬相去國

此篇甚有益於字者尤其間天相吉人之意又為以
聞且馬相之子曰端臨作之敵通致又見公亦有後殊賢
於人之盛乎可歎可重

咸淳甲戌之夏丞相番陽馬公迂寫字翔仲以翻
胃之疾乞去甚苦凡十餘疏始得請則疾已棘矣
以暑甚病危不可即途遂出寓於六和塔余受公
知間日必出問之時公偃仰小榻素無姬妾止一
村僕煮藥其傍嘗淒然謂余曰吾家素貧少年應

南京之試止草履襪被而已一日道間餒甚就村
店買螺螄羹泡蒲囊中冷飯食之遂得此疾既無
力治藥朋友憐之者以二陳湯服之良愈是歲竊
冒省魁後為兩涘日疾復作醫者復以丁香草果
飲亦三兩服即愈因念前疾之所以不死者蓋有
後來之功名故也今承乏廟堂分量極以過矣今
疾復作而衆藥不效勢無生理必矣所恨者時事
日異無以報國為不幸耳因泣下數行然賈師憲
終疑其托疾引去歆相避者因奏知自出關訪問
之其實覘之也及見其骨立羸然乃始驚曰碧梧

乃真病也次日奏聞以大觀文知鄉郡以榮其歸
且特賜東園祕器以為公途緩急之備公即日輿
疾以歸及還番陽疾乃少安閱月而全愈未幾以
吳堅為相是東北軍渡江督府軍潰而國隨以亡
矣使公不病病不亟則位不可釋位不可釋則奉
璽狩北之責公實居之今乃以疾而歸歸而疾愈
安處山林著書教子者凡十四年而後慕此非天
相吉德曲為之計其他安能若是哉公嘗自著番
陽遺老傳及門人所述年譜備載出處之詳茲
不贅云

荔枝梅花賦

唐舒元興牡丹賦序云吾子獨不見張荊州之為人乎斯人信丈夫也吾觀其文之首有荔枝賦焉荔枝信美矣然而不出一果所與牡丹何異哉但聞其所賦之旨何哉如耳皮日休桃花賦序云余常慕宋廣平之為相貞姿勁質剛態毅狀疑其缺賜與石心不解吐婉媚辭然觀其文而有梅花賦清便富艷得南朝徐庾体殊不類其為人也二序意同梅花賦人皆知之荔枝賦則人未有用之者何耶然梅花賦今不傳近徐子方以江右所刊者出觀其文猥陋非為不類唐人亦全不成語不善於作偽者也

金龜稱瑞

真宗東封回至兗州回銜驛覃慶橋醮賜輔臣親王百官宴於延壽寺有金龜集游童衣袂大如榆莢先丁謂得以獻上命中使齎示群臣余為兒童時侍老大夫為建寧漕屬官辭後多草莽其間多有此物有甲能飛其色如金絕類小龜兒童多取以為戲初非難得之物也謂相善佞而欺君乃遽指以為祥瑞載之史冊真可發後世一咲也

許占寺院

南渡之初中原士大夫之落南者衆高宗愍之故
有西北士夫許占寺宇之命會時趙忠簡居越之
能仁孝忠定居福之報國曾父清居越之禹跡汪
玉居山衢之超化他如范元長呂居仁魏邦建甚
多曾大夫少師亦居湖之鐵觀音後遷天聖寺焉

鬚屬腎

醫家之論人鬚眉髮皆是毛類而所主五臟各異
故老而鬚白眉髮不白者臟氣有所偏故也大率
髮屬於心氣如火氣故上生鬚屬腎氣如水氣故

下生眉屬肝故側生男子鬚氣外行上為鬚下為勢故
女子官人無勢故亦無鬚而眉髮無異男子則知不屬腎
也此沈存中所記如此余老耒每掀鬚則鬚或易脫
每疑為腎氣衰乏使然今益知此說為信

短小精悍

短小精悍之稱凡數人如史記之郭解前漢之嚴延年
唐之李紳是也

綱目用武后年號

余向閩林竹逸溪先生云歐公修唐書作武后紀依前漢例
也天授以後唐雖改號為周而史不以周新之蓋黜之也梅

翁病其唐經亂周史遂有嗣聖二十四年之號年之首書曰帝
在某蓋以春秋之法正名也每年之下又細書武氏所改年號
垂拱則曰武氏垂拱天授則曰周武氏天授此意甚嚴但武
氏既革唐命國號為周既有帝而又有周則無唐則無帝矣
同一疆域也而帝與周同書則民有二王天有二日矣豈無窒碍
若春秋公在乾侯則魯國未嘗他號

游闕古泉

至元丁亥九月四日余偕錢菊泉至天慶觀訪褚伯秀遂同道士
王盤隱游寶蓮山韓平原故園山四環皆秀石絕類香林冷泉
等處石多穿透蘄絕互相附麗其石有如玉色者闕匠者

取以為環珥之類中有石缺杳而深泉涓涓自內流出疑此即所
謂闕古泉也洪僊有闕成元年六月南岳道士邢令闕錢塘
縣令錢華題名道士諸葛鑿元書鐫之石上又南石壁上鐫佛
像及大字心經甚奇古不知何時為火所燬佛多殘缺又一洞甚
奇山頂一大石墜下傍一石承之如飯釘然又前石不道路中
鑿一門門上橫石梁又有一枯池石壁間皆細字水波紋不知
何年水直至此處然則今之城市皆當深在水底數十丈深
谷為陵非寓言也其餘磴道石池亭館地歷皆在雖草木殘
毀殆盡而崑石秀潤可愛大江橫陳於前時正見潮上如足練
然其下俯視太廟執政府在焉山頂更覺奇峭必有可喜可

靈者以是億不果往且聞近多虎往往白晝出沒不常遂不能盡討此山之勝故書之以念好事之尋游者

種竹法

嘗聞九曲寺明閣黎者言種竹法云每歲當於笋後竹已成竿後即移先一歲者為最佳蓋當年八月便可行鞭來年春便可抽笋縱有夏日不過早晚以水澆之無不活者若至五秋後移雖無日曬之患但當行鞭之際或在行鞭之後則可僅活直至來秋方可行鞭後年春方始抽笋比之初夏所移正爭一年氣候此說極為有理

律文去避來

律云去避來之文最為難曉太宗嘗問孔承恭曰今文中貴賤少長輕重各有相避並訖何必又去避來此義安在承恭曰此必戒於去來者互相回避耳上不然曰借使去來相避止是憧憧於通衢之人密如交蟻烏能一一相避但恐律者別有他意耳余嘗叩之棘寺老吏云所謂去避來者蓋避自戒後來者以其人自後奔走而來此必將有急事故耳故當避之也此語亦甚有理

廖瑩仰藥

賈師憲還越之後居家待罪日不遑安翹館諸客悉已散去獨廖瑩中館于賈府之別仍朝夕相從不捨乙亥

七月一夕與賈公痛飲終夕悲歌而泣到五鼓方罷廖歸舍
不復寢命愛姬煎茶以進自於笈中取水盥一握服之既而
藥力不應而巳求死又命姬曰更欲得熱酒一杯飲之姬復以
金盃進酒仍於笈中再取片腦數握服之姬覓其異急前救
之則腦酒已入喉中矣僅零落數片於衣袂間姬於是重泣
相持廖語之曰汝不用哭我我從丞相數十年實主之情無間
然今事勢已去丞相必有南行之命我亦恐不免年老如此
豈能復自苦今得善死矣吾平生無負於主天地亦必
能鑒之也於是分付身後大槩言未既九竅流血而斃

先君出宰

先君子於紹定四年辛卯出宰富春九日到任未幾值慈明
太上后仙應辦梓宮百色之冗先子優為之畧無科擾民
稱之為周佛子樽節浮費百費具奉脩建縣學一新釋奠
祭器刻之於石又重定釋奠儀重建合江驛後為大閣扁
之曰清涵萬象闢縣圃鑿池建堂適有双蓮之瑞名之曰合
香取古詩風合兩花香之語壬辰歲余實生於縣齋時李文
清方閑居於邑中其家強幹四十把握縣道難從之請蓋
無虛_日先人惟理是循不能一盡奉其命也以此積恨
得罪焉邑有官妓曰蔡潤為文清所聘每欲
與之脫籍而未能一日酒邊曰妓某未忝薦時已

見其在籍中矣意欲言其係籍已久也先子頌
蔡曰汝入籍幾何時今幾矣蔡不悟直述所以改之則
李公登科之歲此妓方生十年耳李不覺面發赤以為
先子有意於相窘其實出於無心也於是街之及入
臺先子已滿去乃首章見効焉

向氏書畫

吳興向氏后族也其家三世好古多收法書名畫古物
物蓋當時諸公貴人好尚者絕少而向氏事力有餘
故尤物多歸之其一名士鬼者所蓄石刻數千種
後多歸之吾家其一名公明者駭而誕其母積強數

百萬他物稱是母死專資飲博之費名畫千種各有
籍記所收源流甚詳長城人劉瑄字困道多能而狡
獪初游吳教夫兄弟間後遂登賈師憲之門聞其家
多珍玩因結交首有重遺向喜過望大設席以宴之所
陳莫非奇品酒酣劉索觀書畫則出畫目二大籍
示之劉喜甚因假之歸畫錄其副言之賈公賈大喜
因遣劉誘以利祿遂按圖索駁凡百餘種多六朝神
品遂酬以異姓將仕郎^明澤公乃稠戴之以為謝焉後
為嘉興推官以賊敗而死其家遂蕩然無子遺矣
余至其家傑閣五間悉貯書畫奇玩雖裝潢綺亦日

所未覩未論畫佳^五斫^木凡數百隻古玉印每紐必綴小事件
數枚凡貯十大合有雪白靈壁石高數尺卧水道悉具而
聲尤越清希世之寶也其他物異不能盡數然公視之
亦甚不惜凡博徒酒侶至往往赤手攫之而去耳景定中其
袒若冰墓為賊所劫其棺上為一榻盡貯平日所愛法書
名畫甚多時董正翁指為公田分得其蘭亭一卷真定
武刻也後有名士跋語甚多其精神燁燁透出紙外與尋
常本絕異正翁極珍之然為屍氣所侵其臭殆不可近雖用
沉腦熏焙亦不能盡去或教之以檀香能去屍氣遂作檀
香函貯之然付之庸工裝池頗為裁損所謂金龜公字云

誤書廟諱

胡石壁隸為憲日嘗出巡部適一尉格目忘書名胡大怒遂
批銀牌云縣尉不究心職事至於格目亦忘署名可見無狀
追問尉狡者也遂作一狀錄憲狀判於前而空署以黃覆之
及就逮投狀胡見益怒云汝尚敢侮我如此遂索元批銀
牌觀之則有署字蓋一盛怒中所書忘其廟諱也於是竟
不敢問之而遣去

修史法

余嘗聞李雙溪獻可云昔李甫為編作木厨十枝每厨
作抽替匣二十枚每替以甲子誌之凡本年之事有所聞必歸此匣

於每匣分月日先後次第之井然有條真可為法也

過癩

閩中有所謂過癩者蓋女子多有此疾凡覺面色如桃花即此證之發見也或男子不知而誤向之合即男染其疾而女羞土人既皆知其說則多方詭詐以誤往來之客杭人有稽供甲者曰往莆田道中遇女子獨行頗有姿色問所自來乃言為父母所逐無所歸因與同至邸中至甫與交際而其家乃聲言捕姦遂急竄而免及歸遂苦此疾至于墜耳塔鼻手足翅而癩即大風疾也

十二分野

世以二十八宿配十二州分野寂為踈誕中間僅以畢昂二星管異域諸國殊不知十二州之內東西南北不過綿亘一二萬里而外國動是數萬里之遠不知幾中國之大若以理言之中國僅可配斗牛二星而已後夾漈鄭漁仲亦云天之所覆者廣而華夏之所占者牛女下十二國耳牛女在東南故釋氏以華夏為南瞻部洲其二十八宿所管者多十二國之分野隨其所隸耳趙韓王嘗有疏云五星二十八宿五嶽四瀆皆在中國而不在四夷斯言至矣

吹雲

吹雲二字每見劉長卿用之作傷寒感冷意問之則謾云

出漢書然莫可攷也繼閱方書於香弓散證治云吹雲傷風頭疼發熱此必有所據也

故都戲事

余垂齠時隨先君子客故都嘗見戲事數端有可喜者自後亦不復有之姑書於此以資談柄云呈水嬉者以髹漆大斛滿貯水以小銅鑼為節凡鰲龜鰵魚皆以名呼之即浮水面戲具而舞之舞罷即沉復別呼其他次第伎焉此非禽獸可以教習可謂異也又王尹生者善端視每設大輪盤徑四五尺畫器物花鳥人物凡十餘事必預定第一箭中某物次中某物既而運轉大

輪如飛俾客隨意施箭與預定無小差或以數箭俾其自射命之以款中某物如花鬚柳眼魚鬣燕翅之類雖極微取無不中之其精妙入神如此然未見能傳其技者又太廟前有戲生者善捕蛇必使捕之至必赤手拾取如鰵鱸然或為毒燠所嚙一指腫脹如椽旋於笈中取小藥糝之即化黃水流出乎復如初然十指所存亦僅四耳或款捕之蛇藏匿不可尋則以小葦管吹之其蛇則隨呼而至此為尤異其家所畜異蛇凡數十種鋸齒毛身白質赤章或連錢或壁碧或四足或兩手或僅如秤衡而首大數倍謂之飯楸頭云此種最毒其最大者如殿樞長數丈呼之

為蛇王各隨大小以筠籃貯之日咬以肉每呼之各使之旋
轉升降皆能如意其家衣食頗贍無他生產凡所資
給惟視吾蛇尚存耳亦可彷彿養龍之技矣又嘗侍
先子觀潮有道人負一簾自隨啓而視之皆枯蟹也多
至百餘種如惠文冠如受弁如旗如瓢如龜如螳如蝟或
赤或黑或紺或班如玳瑁或燦或茜錦其上^未有金銀絲
皆平日目所親信海涵萬類無所不有昔聞有好事者
居海濱為蟹圖未知視此為何如也杜門追想往事戲書

馬裕齋尹京

馬裕齋光祖之再尹京也風彩益振威望凜然大書榜揭

之客次大意謂僚屬自當以職業見之並從公舉若挾貴
挾勢及無益儷語以見屬者不許收受^違者則先斬客將於是
客之至者掌客必各點檢銜袖惟恐犯令得罪余時為帥幕
一日以公事至見薛監酒方罈在焉薛雖進納然出入福
邸貴家甚稔余目扣其何為薛笑而不答覘其袖間則有物
余指壁間文昌柰何犯初條乎薛笑曰非惟犯初條將併犯
所戒矣既而速客僚屬白事畢薛出袖中函書馬公類單
或是不語既而又出儷卷傍觀皆悚懼而與客面無人色謂受杖必
矣及退乃寂然無所聞又旬日余復以事至則薛又在焉余回
扣其所投何如薛笑曰已荷收錄矣今袖中乃謝啟也求

其所主則南陽貴人也以是知人不可以無勢以馬公峻峭壁
立亦不能不為流俗所移况他人哉

賈廖刊書

賈師憲常移奇、集萃古人用兵以寡勝衆如赤壁泚水之
類蓋自詫其拔郢之功也又全唐詩話乃節唐本事詩中
事耳又自選十三朝國史會要諸雜說之會者如曾慥類
說例為百卷名俊生堂隨抄成未及印其書遂不傳其所按
引多奇書廖羣玉諸書則始開景福華編備載江上之功事
雖誇而又可采江子遠李祥父諸公皆有跋九經本最佳凡以
數十種比較百餘人校正而後成以撫州單抄紙油烟墨

印造其裝褉至以泥金為籤然或者惜其刪畧諸經註為可惜
耳反不若韓柳文為精妙又有二禮節左傳節諸史要畧及
建寧所開文選諸書其後又欲開手節十三經註疏姚氏註戰
國策註坡詩皆未及入梓而事國異矣

賈廖碑刻

賈師憲以所藏定武五字不損肥本禊帖命姪州王用和翻
開凡三歲而後成絲髮無遺以北紙古墨摹搨與世之定武
相敵賈大喜賞用和以勇爵金帛稱是又縮為小字刻之
靈壁石號玉板蘭亭其後傳刻者至十餘然皆不逮此也於是
其客廖羣玉以淳化閣帖絳州潘氏帖二十卷並以真本書

冊入石皆逼真又刻小字帖十卷則皆近世如盧方春所作秋
壑記玉戎悅所作家廟記九歌之類又以所藏陳簡齋姜
白石任斯庵盧柳南四家書為小帖所謂世綵堂小帖者
世綵廖氏堂名也其石今不知存亡也

濟王致禱

濟王大夫吳氏恭聖太后之姪孫也性極妬忌王有寵姬
數人殊不能容每入禁中必隨之楊后具言其短無所不
至一日內宴后以水精雙蓮花一枝命王親為夫
人簪之且戒其夫婦和睦未幾王與吳復有小競
王乘怒誤碎其花及異日再入禁中遂譖言碎花之事於是

后意甚怒已有廢儲之意會王在邸新飾素屏書南恩
新大字或扣其說則曰花兒王王擲之又號花兒王與史丞相

通同為奸待異日當竄之二州也既而語達王與史密
謀之楊后遂成廢立之禍焉當蓋時盛傳花兒王者穢
亂宮闈市井俚歌所唱花兒王開者蓋指此也

十三故事

余試吏部銓第十三人外舅楊泳齋遣書賀先君其間一
摠云第十三傳衣鉢已兆前聞若九萬之搏推更期遠到蓋
周和疑登第名十三及為知舉取范質即以第十三處之場屋
間謂之傳衣鉢蓋外舅向亦以十三名中選故耳以此聞之

最為切當蓋張特先輩筆也特乃張武子良臣之子
昔為張公父之客云

舞譜

予嘗得故都德壽宮舞譜二大帙中皆新製曲多妃嬪
諸閣分所進者所謂譜者其間有所謂

左右垂手 舞文拂 抱肘 合蟬 小轉 虛影 橫影
稱衷 大小轉攬 盤轉 又腰 抹心 叉手
撥手 鼓兒 打死夾傷 分頭 回頭 海眼
豁頭 舒手 布過 鮑老撈 對窠 方勝
舞頭 舞尾 呈手 闕賣

掉袖兒 拂躑躅 緝 戲 撥 燈 五花兒

踢 搯 刺 擲 繫 擲 拚

鴈翅兒 靠 挨 拽 閃 纏 提

龜背兒 踏 攢 水 摺 促 當前

勒米蹄 磨 捧 挽 奔 擡 撮 擺 當在磨前

是亦前所未聞者亦可想見承平和樂之盛也

知州借紫

故事知州軍皆例借紫魚袋先子為衛倅時外舅楊彥瞻
知郡既而除工部郎官郡事甫畢則自便門至倅廳相謝則
已衣緋矣余時在侍傍不曉所謂先子語之曰蓋知州則許
借紫今既滿任交事法當仍還元服故也因言今浙西憲亦
許借紫若聖節隨班上壽則仍元服也獨師漕居轅下者則雖

聖節朝謁亦服許所借耳若元為知州軍而就除本路監司者仍舊帶借或除別路則不可就矣然亦不曉立法之意也

記方通律

石林避暑錄載蔡州道士楊大均善醫能默誦素問本草千金方其間藥名分兩皆不遺一字因問其比有何義理而可記乎大均曰苟通其意其文理有甚於章句偶儂一見何可忘也余向登紫霞翁妙於琴律時有畫魚周大夫者善歌每令寫譜參訂雖一字之誤翁必隨證其非余嘗扣之云五凡工尺有何義理而能暗誦默記如此既未按管色又安知其誤耶翁嘆曰君特未深究此事耳其間義理之下之事雖承蜩履稀之微亦各有道也

大父廉儉

大父少傳素廉儉僑居吳興城西之鐵佛寺即又移寓天聖佛刹者幾二十年杜門蕭然未嘗有毫髮至官府時楊伯子長儒守湖嘗投謁造門至不容五馬車伯子下車顧問曰此豈侍郎後門乎為之歎嘆而去時寓公皆自釀以供賓祭惟先公雖食醋亦取之官庫一日與客持螯醢味頗異常時因扣從未蓋先姑娒乳母所為斗許以備不時之需者遂令啜去之曰畢見是官司禁

物私家豈可有耶其清慎若此待子弟僕甚嚴雖盛暑未使去胥子鞋襪

斷橋

完顏亮窺江之時步師李捧建謀欲斷吳江長橋以扼奔突時洪景伯知平江以為無益奏止之既而又有建策於常熟福山一帶多鑿坑窰以陷虜馬者德祐之際朝臣亦建議斷橋於吳江者又斷北閘之板橋者嗚呼疾已入於膏肓且投膚革之劑亦祇取識者之咲耳尚忍言哉

饋送壽物

朝野雜記所載韓平原送壽物各列之天慶觀廊間觀者為之駭然以近世言之每有饋遺惟恐外人之窺何肯張皇以眩衆目哉嘗聞有閩帥饋師憲三十皮龍高鑄極嚴誤留寄他處其承受人不過齋書函及魚鱸小匣投納而已於龍中之物雖承受人亦所不知也其視原之事何翅萬萬又記吳曦出蜀入朝多買珍異有孔雀四華亭鶴數十金魚及目魚等及作粟金其甚盡遺陳自強者在今觀之皆不依道豈當時人有廉儉之風視此已為異事不若今人視以為常耶抑巖秀蜀產耳目之隘故耶

桐萐鰻魚

天台所出桐蓴味極珍然致遠必責之以廂膏色味未免
頓減諸皆台人尤嗜此品乃併捍桐本以致之旋摘以供
饌甚鮮美非油漬者可比也賈師憲當柄日尤喜苔
溪之魚趙與可因造大盤養魚至十頭復作機使灌
輸不必停魚游泳撥刺自得如在江湖中數舟上下遊
運不絕焉余嘗於張祿深座間有以活鱸魚為戲
其奇美蓋百倍於槁乾者蓋口腹之嗜無不極其至人
乳蒸豚牛心作炙古今皆然也

縱囚

梁席闡為東陽太守在郡有能名冬至悉放獄中囚依
期而至後漢虞廷為細陽令每歲時伏臘輒遣囚徒各
使歸家並感其恩德應期而還南史何胤任齊為建安
太守為政有恩不忍欺每伏臘放囚還家依期而返嗚
呼中孚之信及豚魚蓋非一日之積也

趙孟桂

乙亥歲國事將危忽傳當塗孟之縉妻趙氏孟桂見為
伯顏丞相次妻者朝廷遂以太后命遣人齎金帛與之俾贊
和議繼得孟桂回奏云和議將成賜復手詔云勅孟貴吾
老矣不幸遭家多難嗣君在疚不謂佞道失信北朝致開
邊釁生靈荼毒宗社殆危日夜思此惟有流涕忽見來奏

知爾身在邊方心存宗國且拳拳以講信為請自非孝順
一念發於天性疇克有此得書喜幸莫有云喻已詔丞相遣
使通問以全兩國生靈之命尚賴委曲贊助速成和議以
慰老懷復遣人以金帛慰之繼而寂然無報及事定孟
桂南歸零川蓋未嘗為伯顏次妻亦未嘗得詔及賜物
也蓋奸人乘間造為此說以騙脫朝廷金帛耳問探不
明有類兒戲國安得不亡哉孟貴乃趙忠惠與篤之妹
今為尼改名子桂住湖州廣福寺云

紫紗公服

近見近世章服有花紗綾絹或素紗者或者議咲之余嘗
見演繁露載白樂天聞白行簡服緋詩云綵動綾袍為趣
行之句註云緋多以鴈御瑞紗為之則知唐章服以綾識
花又旧聞證誤云今宗室外戚之貴親者或賜花羅公服
宣和間又有紗公服然則此亦不以為異也

譯者

譯者之稱見禮記云東方曰寄言傳寄內外言語南方曰
象言放象內外之言西方曰狄鞮鞮知通傳夷狄之語與
中國相知北方曰譯譯陳也陳說內外之言皆立此傳語
之人以通其志今北方謂之通事南番海船謂之唐帕
西方蠻徑謂之吐浦又去聲皆譯之名也

秘固

精力精神精神氣精血精明精爽精到精詳精妙皆以精為主衛生者當謹之若海愛河狂瀾弗返其涸也可立而待素問曰法於陰陽和於術數又曰凡陰陽之道陰密乃固註曰交會之要者正在於陽氣不妄泄耳此語余聞之謝奕脩持制云此先公密菴平日之所受持也密菴名采伯亦謝后之諸父也天台人

雅流自居

劉克莊云自義禮之學與士大夫研深尋微之功不愧先儒然施之政事其合者真矣夫理精事粗能其精者顧不能其精者何歛是殆以雅流自居而不屑俗事耳此語大

張氏至孝

寶慶丙戌蒲陽境內小民張氏至孝食貧養母嘗有所適歸而母亡張追慕不已既祥而不除服歆喪之終其身太守婁賜叔昉聞而哀之賜以錢酒且書其門曰何必讀書只此便是讀書何必為學只此便是為學

五行間色

五行所主金白水清火赤土黃然間色亦相克而成木克土則青黃合為綠金克木則青白合為碧火克金則

赤白合為紅水克火則黑赤合為紫土克水則黃黑者為
駭

杓字義

杓音進凡識先受以杓梳絲使不亂也出埤倉見唐韻近
世張定叟所名則杓字一點三音標的若非此杓字也

連枷

今農家打稻之連枷古之所謂拂也王莽傳東巡戴耒南
載耨之謂也耨去草西載銍北載拂注者拂以擊治耒
今謂之枷慶曆初知并州楊偕伏所製缺簡歲祕府狄武
襄以缺連枷破儂智高非特治耒也按天官書耜亦
作拌及捧又連枷也見玉篇此耜杖之耜其字從木本非止
於擊耒又以缺為之短兵之利便也

正閏

正閏之說尚矣歐公作正統論則章望之著明統論以非
之溫作通鑑則朱晦庵作綱目以糾之張敬夫亦著經世
紀年直以蜀先主上繼漢獻帝其後廬陵蕭常著後漢
書起昭章武元年辛丑盡後主炎興元年癸未又為吳
魏載記近世如鄭雄飛亦著為續後漢書不過踵常之故
步最後翁再又作蜀漢書此又不過拾蕭鄭弁之竹馬耳
蓋欲沽特見之言名而附於朱張也余嘗聞徐誼子宜之

言云立言之人與作史記之體不同不可以他文比也故聖人以秦誓次於帝王之後亦世衰推移雖聖人不能強黜之漢儒雖以秦為閏位亦何嘗以漢繼周耶若如諸公之說則李昇自稱為吳王恪之後亦可以續唐矣余嘗見陳過聖觀之說甚當今備錄於此云綱目序例有云表歲以首年而因年以著統自註其下云凡正統之年歲下太書非正統者兩行分註或問綱目主意於朱子曰主在正統又曰只是天下為一諸侯朝覲獄訟皆歸便是正統夫閏正之說其來名^以矣甲可乙否迄無定論蓋其論無論正統其有無雖分裂之不一或與創而未成必擇其間強大

者一國當之其餘不得與焉此其論所以不定也自綱目之作用春秋法而正統所在有絕有續皆因其所建之真偽所有之偏全斟酌為以為之予奪此昔人所未及也今歷攷之自周之亡秦與列國分註而為首此正統之一絕也始為昭襄王五十一年至始皇二十六年初併天下遂得正統此正統之一續也二世已亡義帝雖為衆所推不得正統特先諸國而已此正統之再絕也義帝亡而西楚為首至漢高帝之五年始得正統此正統之再續也王莽始建國之年尽有漢天下矣雖無他國亦從分註此正統之三絕也更始之主雖漢子孫而為諸將所立猶不得紹統

光武即位乃得正統此正統之三續也漢獻帝之廢昭烈
承之雖在一隅正統賴以不絕後主亡而魏吳分註此正
統之四絕也晉武平吳亦得正統此正統之四續也愍帝
亡而元帝中興雖在江南而正統未絕統安帝帝為桓玄
所篡未幾返正矣至恭帝禪宋而與魏分註此正統之五
絕也自是歷齊梁陳魏齊周南北分註至隋文平陳而復
得正統此正統之五續也隋恭帝侑廢而越王侗與唐高祖
分註此正統之六絕也高祖武德五年乃得正統此正統之六
續也昭宣帝為朱全忠所篡而晉與淮南以其用唐
羊弼特先梁而分註此正統之七絕也自是歷後唐晉漢

周皆不得正統可謂宓矣然正統之兼備自三代以後五
季以前往往不能三四秦亡而漢高以興隋亡而唐高
以正正統之歸吾無間然他如秦以無君無親嗜殺人隋
以外戚有及相而皆得天下是皆始不得其正者其次如晉
武帝襲祖父不義之業卒以平吳一統而與秦隋俱得正
統此其所未安也有正者其後未必有統以正之所在而
統從之可也有統者其初未必有正以統之所從而正從
之可乎以秦晉及隋梁之羿莽特其成敗不同耳顧以
其終於偽定而以正歸之殆於不可故嘗為之說曰有正
者不必有統非漢唐不與焉有統者不必有正雖秦隋可

濫數夫有正者不責其統以正之不可廢也有統也終與
之正是不特統與正等為重於正矣無統而存其正統猶
以正而後也無正無與之正統正無乃以統而泯乎若曰紀
事之法姑以是提其要耳正與不正萬世自有公論則
昔人正閏之論猶不能一而以是斷漢魏之正偽吾恐猶
以彼三者藉口也何以言之以正言之則正者為王不正
者為國以統言之則正固正也統亦正也今而曰朝覲獄
訟皆歸便是正統却使不得正統如南北十六國五代
十國有能以智力取天下而不以道如秦晉與隋者其必以
正統歸之矣莊周有言竊鈞者誅竊國者此言雖小可以

為諸侯

喻大蓋南北十六國五代十國竊鈞者也秦晉及隋竊國
也彼惛惛不知有如曹丕馮憑藉世惡牽及其身而舜禹
之事吾知之矣然世有公論在也今以朱子正統之法而
使秦晉及隋乃倖得之使其尚存其以計得者將不以
曹丕自說而幸已之不與同傳其以力得者將又不曰湯武
之事吾知乎是後世無復有公論也而可乎夫縱以其
統之幸得而遂俾以正則自今以往氣數運會之參差凡天
下之暴者巧者僥倖者皆可以竊取而安受之而梟獍蛇
豕豺狼且將接跡於後世為人類者亦皆僥倖首轂首厥角
以為事理之當然而人道或幾乎滅矣天地將何賴以為

天地乎六編謂三代而下獨漢唐本朝可當正統秦晉與隋
有統無正皆當分註薰蕕猶珉玉居然自明漢魏之際亦
有不待辨者矣

奉倩象山

苟奉倩以六籍為聖人糟粕据子貢言性與天道也此
與陸象山與子者言六經幾个不分不曉庄子曰質信得
及否數語相似玄言與頓悟本相近也

大行

大行乃不返之辭見昌邑王傳常注作平聲理宗之喪
湖州教官劉億讀祝依文選註作去聲所謂太行受大名細

此雖謚法而實不然也前漢書音義云禮有大行人小行
人主謚號官也常昭公云大行不返之辭崩未有謚故稱
大行穀梁傳曰大行受大名風俗通云天子新崩未有謚
故且稱大行皇帝義兩通又見安帝紀註

龍有三名

龍之名有三龍見而雩此謂東方七宿為蒼龍蛇乘龍
此謂歲星木精木為蒼龍故歲星亦以龍名也見左傳又
淮南子以青龍為天之貴神即太歲異名王莽銅權銘歲
在大梁龍集戊辰者以歲星為歲星龍為太歲也魏文昌殿
鍾簾銘歲在丙申龍次大火是則以歲為太歲龍為歲星

義得而通若張純傳所謂攝提之歲蒼龍甲寅按是歲太
歲在寅故言攝提之歲又云蒼龍甲寅則是龍與歲疊指太
歲而言駁矣若見吳斗南兩漢邦誤補遺今按龍集者歲星所集也魏銘

所指星也莽銘乃易置為太歲今世皆以太歲為龍集蓋
名用莽銘而實用魏銘也若張純傳語則疊指太歲其誤
甚矣又蒼龍甲寅德在東宮此以歲在寅與甲相值甲位
在東方故也王莽傳亦云蒼龍癸酉德在中宮註云癸德
在中宮按杜欽云戊土中宮之部今癸北宮而云中宮者
以癸為戊己也此與純傳小異莽傳又云今年刑在東方
是歲壬申申刑寅故也歐陽公集古錄載隋李康碑云

歲在亥大將軍在酉公謂出於陰陽家前史所未見按此即張
曼所謂歲後二辰為太陰者也抱朴子有喏鼻太陰將軍
之稱碑用其說

押字不書名

余近見先朝太祖太宗時朝廷進呈文字往往只押字而
不書名初疑為檢底而未乃有御書批旨殊不能曉後見
前非車所載乾淳間禮部有申秘省狀押字而不書名者或
者以為相輕致憾范石湖聞之笑其陋云古人押字謂之
花押印是用名字稍花之如帝陵五乃示云是也豈惟是前
輩簡帖亦止是前面書名其後押字雖刺字亦是前書姓

某起居其後亦是押字是士大夫不用押字代名方是百餘年事耳

蕞蕞

蕞蕞二字上音祖外又小貌下音祖悅又束茅表位出國語并孫通為綿蕞野外駐五行及茅索營習禮儀其中師古曰蕞與蕞同皆說此又然十七薛韻內只有此說蕞字蕞字乃在十四秦音最木待問輪對誤讀蕞爾之國作撮音壽皇厲声曰合作在蕞反讀為是按毛晃韻十七薛出蕞蕞二字於十三祭內亦有二字內蕞字下註子芮反束茅表位正并孫通綿蕞之儀春秋傳云置茅於陰也蕞取字下

註史記禮書作綿蕞徐廣曰表位標準如淳曰置綿索為習四處謂以茅剪植地為蕞位又於十四秦亦出二字皆音祖外反別出一蕞字祖外反小貌也則二音皆可通用無疑

五月五日生

五月五日生子俗忌之然不可一既論也姑書數事于此田文以五月五日生父令勿舉母私舉之文長毋以實告之啓父曰不舉五月子何也父曰生及戶損父文曰受命於天豈受命於戶何不高其戶誰能至其戶耶父知其賢後封孟嘗君俗以五月為惡月故忌苑史記傳王鎮惡

以五月五日生家人欲弃之其祖猛曰昔孟嘗君以此日生卒相齊此兒必興吾家以鎮惡名之南史王鳳亦以五月五日生父欲不舉曰俗舉此子長及戶則自害否則害其父母其母曰昔田文以此日生非不祥也遂舉之西京雜記胡廣以五月五日生本姓黃父母惡之箴之葫蘆弃之河流岸側居人收養及長有盛名父母欲取之廣以為背其所生則害義背其所養則忘恩而無所歸託葫蘆而生也乃姓胡名廣後登三司有中庸之號世說唐崔信明亦以五月五日正中時生太史令占曰五月為大火為禹為禹為文采日正中文之盛也及長博文強記下筆成章終秦川

全徽宗亦以五月五日生以俗忌改作十月十日為天寧節近世省吏翁應龍亦五月五日生後受極刑屈原則以五月五日投汨羅江而死楚人哀之每至其時以竹筒貯米投水祭之續齊諧記孝女曹娥其父以漢安二年五月五日沂濤迎神溺死娥年十四乃號泣十七日投江而死三日後與父屍俱出東漢女傳

度宗祔廟無室

太廟自宣僖翼頌四祖為祧別於太廟西上為祧殿以奉之與太廟諸室並列同而合門以隔之自太祖以下至理宗為十四室度宗之祔在理宗東已無所容乃外闢東廡

以處之亦不祥矣

徐留登第

留忠齋夢炎徐昉霖在衢校俱受知於俞教任禮俞善
撰斗南俞以二人屬之徐魁南宮留亦中選每同諸濮又同
寓邸而徐日酒于酒無所聞知時穆陵書后又克艱二語
以賜丞相史高之謝表及記皆濮所為留刺知之不以語
徐遂以自擬對策遂冠多士云

私取三林竹溪

林竹溪希遠家肅翁又號庸福清人乙未吳儂由上庠登
第凡三試皆第四是歲真西山知奉浦人王萬寶之亦預

考校西山欲出堯仁如天賦立說堯為五帝之盛仁為
四德之元天出庶物之首西山以此題為極大寶之云題目
自好但矮此箇西山默林居與王隔一嶺素相厚善省
試前林衣弊衣邀王車密扣題意王告以必用聖人以天
下為家要以西銘主意自第一韻以後皆與議定首韻用
三極一家次韻云大聖人之立極合天下為一家四韻堯宅禹
宮六鋪叙西銘至是西山局於無題可擬乃謂寶之
曰白逼無題奈何王以位下辭避西山再四扣之不已至
久之若不得已乃以前題進并題韻之意大畧西山手
節至引試日題將揭曉循例班列拈香衆方對越間

王微祝云某誓奉所知神其鑒之是時鄉人林彬之元質亦在
試中上請以鄉音酬答亦授以意亦預選云

吳益登對

吳益為院轄官曰曰輪對上殿理宗忽問曰白鹿之功
何如淮淝奏曰不同又問何以不同奏曰淮淝之功成於未
濟白鹿之功成於已濟上首肯之賈師憲以此喜之

朱王二事相同

朱元晦平生議論前無古人獨廟以議禮祖東向及社倉
祖述青苗二事與王介甫正同殊不曉廟議見中庸或問
及宋祁祖宗配侑議又鑑卷間冊五元晦以東向之說出於韓愈

禘祫議殊非公論南史臧熹駁玄以二祀為文武之謬其
語甚切甚當併攷之

方珠

橫塘人褚生以右科入官與賈巨川涉有舊初為揚州一
令有妻又教賈於一宗姓之家既而挾其資以逃因遭禮制
多責緣復官既得連州蓄徒二百專事采珠有舶商得方
珠知之因矯朝命籍而取之經司風聞復遭廢停已過滿
半年後至者擗之遂飲醜而殂方珠者竟莫知所在且珠
者貴元貴色貴大如珠不元更無色何是貴是

張約齋備者

張約齋功甫初建園宅傭工甚衆內有不貌雖瘠而神
采不凡者張頗異之因訊其所以則云本象州人以事至京
留滯無以歸且無以得食故不免為此張問其果欲歸
否答曰雖欲歸奈無路途之費張曰然則所用幾何遂如
數則之且去不復可知其如何也未幾張以罪謫象州牢
落殊甚一日忽有來訪者審則其人也於是為張營居
止且貸以資使為生計張遂賴以濟後張歿於家其人
周其葬事畢亦莫知所在

禁男娼

書傳所載龍陽君彌子瑕之事甚醜至漢則有籍孺閔孺
鄧通韓嫣董賢之徒至於傳脂粉以為媚史臣贊之曰
柔曼之傾意非獨女德蓋亦有男色為聞東都盛時無賴
男子亦用此以圖衣食政和中始立法告捕男子為娼者杖
壹百賞錢五十賈吳俗此風尤盛新門外乃其巢穴皆傳
脂粉盛裝飾善針指呼謂亦如婦人以之求食其為首者
踴師巫行頭凡府有不男之訟則呼使驗之敗壞風俗莫
甚於此然未見有舉舊條以禁止之者豈以其言之醜故耶

趙春谷斬蛇

謝朓守衢日所任都吏徐信與建佑聖觀飲民財甚夥未
幾倉寇作信以致寇抵罪而死然民之詣祠故如特太守

不復往趙孟奎春谷始至以典祀亦往致敬已而得堂帖
從前守凍所申命如毀折民投牒求免而王祀祠黃冠
遇大蛇於道謂神所憑率民以禱曰果神也盍詣郡遂以
蛇至倅廳以白郡趙曰此妖也以黃冠為惑衆械繫於獄
繼取蛇貯以大缶加封閉為三日獄成黃冠坐編置而戮
蛇於市人咸壯之

三山詔歲舉送

三山舊例詔歲試士每場兩日帥於譙樓揖士蓋貢院在
樓之內也樓頭贊揖士子同應聲如奔雷試者無慮數萬
雜以市人羣不逞旗號紛然搶案占廊奔突可畏乙卯詔

下王敬岩似以憲帥自出新意設幔於貢院前以
揖士且使憲司團結軍士持械羅列以遏其衝
有好事者書紙為旗云聖天子下詔求賢王提
刑統兵揖士似見之歛避而退

癸辛雜識後集卷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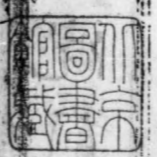
卷之三

師

師

師

師



福